

國  
朝  
文  
匯

國朝文匯乙集目錄

卷六十四

呂堅

號石楓廣東番禺人諸生有述則集

重修靈洲妙高臺碑記

黃喬瞻先生傳

唐鑑

字鏡海湖南善化人仲冕子嘉慶二十四年進士官至太常寺卿有紅葉山房文稿

壬辰防穰五論

李舍人白橋哀辭

羅鑒題

字鶴齡湖南長沙人諸生有思貽堂文稿

青惠烈公別傳

書王翁還金事

戈宙襄

號小蓮江蘇元和人大學生註表孝子有半樹齋文

名論上

名論下

送吳韻阜之粵東序

國月七厘

卷六十四

目錄

一

乙

集

八

七

七

六

六

五

三

一

一

贈顧子游序

九

廣居記

十

胡

敬字以滋號書農浙江仁和人嘉慶乙丑會元官翰林院侍講學士著有崇雅堂文集

翁鳳西先生困學紀聞注序

十一

重修鳳陽府學碑文

十一

內閣中書小米汪君傳

十二

孝廉錢蕙窗別傳

十三

張

履字子踐一字淵甫江蘇震澤人嘉慶丙子舉人勾容縣訓導著有積石山房文集宗法通考容山敘事錄

性說上

十五

性說下

十五

撤子不立論

十五

魏文侯論

十六

讀史記萬石君傳

十七

華陽學舍講經會序

十七

海霞詩集序

十七

包世臣字慎伯安徽涇縣人嘉慶戊辰舉人官江西試用知縣有安吳四種

吳諧

十九

論史記六國表序

二十

讀昌黎集書後

二十一

上戴大司冠書

二十二

致沈小宛書

二十三

李鳳臺傳

二十四

書二趙事

二十六

山東館陶縣知縣張君墓表

二十七

上海縣新建黃婆專祠碑文

二十九

錢儀吉

字衍石號新樞浙江嘉興人嘉慶戊辰進士官至刑科給事中有記事稿

碑傳集序

三十一

碑傳後序

三十一

錢泰吉

字晉石浙江嘉興人官海鹽州學正有甘泉鄉人稿曝書雜記

記沈林

三十二

記介休獄

三十二

李祖陶

字遜堂一字勉之江西上高人嘉慶戊辰舉人有遜堂文集

東南水患論

三十四

明總兵官黃朝宣事迹考

三十七

讀陳節愍公遺稿書後

三十八

國朝文匯乙集卷六十四

重修靈洲妙高臺碑記

呂堅

山水之靈必以人著。會稽匡廬六聘之屬尚矣。然一邱一壑足以悚神智。攝精魄者。亦必以名賢之迹。游人才士。憑吊稱詠。迺有所據依。靈洲山之構妙高臺也。唯東坡故士大夫少負異才。率欲有所展布。所如不合。其材處於用不用之間。輒塵空。僮蹇數十年。以至於老。數極而知返。力困而思遷。於是恒欲逃之清空。寂滅之教。以平其心。而恬其志。而其時之情事。又不可以已。遂託之奇幻。宣冥之說。以自娛。其情嗟夫。此妙高臺之詩。所由作也。古今靈闢之區。又貴游權勢所心爭。而力據。乃歌臺舞榭。不旋踵而荒草寒烟。後之人臨其址者。輒唾罵之。以資其文字之感概。視妙高臺之屢圮而屢建。是人之賢不肖。而地因有幸不幸焉。非以其僻在海隅。祇供遷客騷人以憑式也。東坡既賢。則不必其說之取信於後世與否。而亦必有所振起。今某鄉紳耆黃君等。力鼎新之。臺之下復創為軒。為會文所。余嘗以公事經其麓。登所謂寶陀寺。木石剝剝。苔青蘿碧。咸有古色。其外則對水沙明。澄波如練。晚日初出。如大冶流金。赤光瑣碎。清秋涼月。翦琉璃千片。閃閃有聲。時而漁火村煙。相與明滅。皆是消人壯志。發人清響。輒復憩於臺畔。清園召小沙彌。述所聞得雲事。釋然有會於心。又以

國朝文匯

卷六十四

國學扶輪社印

歎山水之靈自足致名賢之迹而與以不朽於世者其故又不盡屬諸人也余既嘉黃君等營造之力捫前令之碑無及古人之意者於是乎記之以告後世才識之士其必有同感焉歷有年所圮復營之以紹前休可也

黃喬瞻先生傳

黃斌字君球番禺人自大父以上蔭八世指揮明洪武初從下江南破張士誠功也斌生崇禎末年習於世務唐桂三王竄竊閩粵間暨儒小生片言投隙不次擢用斌視之蔑如也嘗為其幼孫朝相言順治三年丙戌十二月十五日官軍自東門入城擒韋鵬率土兵黎遂球率水師陳子壯及東莞張家玉起提督李成棟故明總兵因吳六奇定粵有愛妾自殺激之通款南甯由榔死於潁州人馬立水中三日不仆七年庚寅二月初六日耿尚軍北郊挫於鄉兵七月十五夜燔龍眼洞十一月初二日城破由西北角狼攻圍久殺人如亂麻初八午時封刀十一午時尚藩塔被逃民刺又開刀我被斫左膊劍不知人一老兵救我延十數日攜家過河走石頭過三山憑石壁奔沙頭始定居佛山八年辛丑二月耿藩移福建尚藩放青苗錢家五十緡月息三分貧民始樂而終弊延累親戚癸卯海賊亂征夫錢明年吳三桂反民心惶惶傳尚之信截髮致雲南既追斬使人又復封去十三年丙辰謝厥扶叛擒之高州其

族子驚削髮入大通寺。即前日作詩僧也。其他言甚悉。卷半盡不可讀。試以時之多  
故寇之充斥。民之弗康也。迺喟然而歎。專再反側。則民無孑遺。於是毅然詣平南府  
上書曰。僕聞與善同事。莫不昌。與惡同志。莫不亡。盛衰得失。彰明較著。有百害而無  
一利者。此中人以上所弗由。而况故家舊德。儼然為民上者乎。夫善言古者必有驗  
於今。事迹久遠。或習於見聞。而不加察。則請以近事言之。夫福王非不正。唐王非不  
順。即魯王紹武之立。非不可。然皆不旋踵而滅。誠以政治既荒。用人既失。糧餉既缺。  
地勢既偏。即使內無憂。盡外無強敵。猶且不支。茲則天戈且臨。人心久盡。不俟智  
者而知其敗矣。獨桂王輾轉少稽年月。辱與昔同。固因時會。然以瞿式耜何騰蛟之  
忠勤而不興。以金聲桓李成棟之強附而不振。總之監國者無不據。督師者無不死。  
蓋天命所屬。人力不得而爭。民心所歸。兵威不得而劫也。古權譎之士。謂為天下者  
不顧家。而創業肇基。其本必出於忠孝。千古王侯將相。原非有種。要必具忠純懇摯  
一副血誠。屠之至險。至厄。無可奈何之地。陷胸決脰。而百折不回。豈有遺棄君親。眷  
懷妖冶。二三其德。殉利忘義之徒。而可倚之。以求富貴者乎。且左右欲求富貴。亦既  
分茅裂土。南面而稱孤矣。捨現在而圖未來。然婦人稱子所不為。陳父兄已成之業。蹈  
臣子無將之誅。戕東南既集之民。傷天地好生之德。百世之後。等為至惡。明主寒心。



中材不齒一從禍首。即為罪魁。僕竊為左右不取也。尚覽書不竟。刺擊案如搗。殺侍者。勒兵促縛之。其母曰。此人言是。但過於悻直耳。會報資寺僧某。馳救得釋。自是杜門。屏絕人事。講學課子。以終年六十四卒。子三。燦。煜。焜。及諸孫。多以儒學顯。仕燦。子朝。相。別有傳。

論曰。司馬處有云。儒生俗吏。不識時務。當明季諸生。爰乏匡濟之才。欲資筆舌。竊名後世。意存偏袒。自取臯戾。不亦宜乎。余與喬瞻先生。元孫允懷。交得見。自著年譜。所值時艱年月。與通鑑輯覽合。間存軼事。惟跡刪。係方氏所傳。誤耳。其上俺達一書。載后愛民之意。溢於言表。惜哉。不槩見於他說。故次其傳。其瑣事弗傳。但不擇人而言。先生亦倖免。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嗚呼。尚已。

壬辰防猱五論

唐鑑

地方之習於承平也。兵不識步伐，弁不識干戈，守汎塘者，一二無賴防門關者，三五羣兒，文武恬嬉，天下誠無事矣。當斯時也，邊徼雖荒，數百年不見烽燧，蠻溪雖野，億萬姓悉安耕樵，恃此不恐，而防禦無備，戰陣無備，一切糾奸，摘伏皆無備。一日者小醜竊發，嘯聚山林，初不過鬼蜮伎倆耳，致使蹂躪數邑，勞師數月，而後蕩平。吁，豈非無備之患哉！向使江華得勁卒數十，益之以鄉兵，乘其出入劫掠，迫而攻之，彼二百餘人，何難一鼓而殲滅無遺也。而邑宰雖勇而無兵，鄉民雖同仇而無器械，俟之數日而賊勢張矣，再俟之數日而狡焉逞矣，卒至於披猖無所不至，戕害提協大將，其不備之患，尚可勝言哉！

語曰：事君能致其身，此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能當之。其愚而死，輕而死，無備而死，好勇而死，死而張賊氛，死而損國威，死而沮眾志，死而益民危之數者，事理不可死，而死時勢不致於死而死，安得以致身為說哉！然而既已死矣，朝廷表忠，蓋恤其死，豈猶論其不當死哉！而用兵則當以此為戒，兵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愚不可，輕不可，無備不可，好勇不可。是故論戰必有略，行兵必知方，賊未至則當清野設防，賊將至則當偵探部署，賊既交戰則當有正兵奇兵，李牧之備，白奴也。曰：急入收保寇

準之役澶淵也。曰隨在瘞藏不遺賊糧也。韋孝寬之拒高歡也。縛木於樓。李光弼之應思明也。鑿道於地。不留賊隙也。孫子曰。自古明君賢將。動而勝人者。先知也。先知者。知敵之情者也。此言偵探也。金人南下。种師道入援。帝命於政事堂。共議師道。詰李邦彥曰。聞城外居民為賊殺掠。畜產亦為賊所有。當時既聞賊來。何不悉令移入城中。乃遽閉門資賊。邦彥曰。倉卒不暇及此。師道笑曰。亦太慌忙。師言無部署也。孔明八陣。其機在二十四隊游兵。吳璘疊陣。其要在更休迭出。勝負背水而奪。趙懺。撤星而敗。金酋大抵皆竒正。參合者也。是以將貴有謀。兵宜結陣。從未有知賊之所在。而不為之備。甘為賊所愚。而舍身以赴之者也。如海軍門者。誠令人低徊憤惋。驚愕數日。有不能解於懷者矣。賊由此披猖。民因之荼毒。吁將之所係。豈不重耶。自海軍門失事之後。賊勢日益披猖。眾至七八千人。蹂躪數邑。分投四出。各將領無一敢櫻其鋒者。於是將倚九嶷山為久踞之策。羅軍門設計誘入洋泉洞。連日圍攻。親率將士。不避矢石。剋期殲數。無一逃者。雖古名將。何以加茲。而當時猶有挫辱之者。幸而無瑕可擊。得以自全。吁亦危矣。

猺亦人也。異視之則異。同視之則同。其種落不一。男衣背有紅織文。女頭裹紅布者。謂之紅猺。白織文。裹白布者。謂之白猺。黑織文。裹青布者。謂之黑猺。男衣負花織文。

女頭頂板者謂之花板。猛女頭插箭三枝，以藍布巾覆之，謂之箭桿。猛隨處遷徙，逢山開墾者，謂之過山。猛居有定處，與民人雜耕者，謂之平地。猛平地，熟猛也。較為馴。極富川之三輩，倒水沙母平石龍窩烏源石鼓南源神源二九鳳溪谷塘大園都家。恭城之塘黃石盆仲家壟塘大源高界平源四却垓里馬眠平樂之大源小源九堡四哨蓮塘蘭洞蛇灘駝口荔浦之牛角古累龍殿龍莫橋頭金波太平龍觀龍田長漢黃桑假羊茨姑栗木根長院坪視沖朝沖皆熟猛也。修仁之六定六斷三片楊柳塞堡江軍長二長灘金秀六那金却流却八沙六寺榔妹赤地山猛也。亦不遷徙。永安之東平里八却龍定里十六却羣峯里四十八却與之同。賀縣大凝五十沖大桂二十四沖皆過山。猛道光十二年六月大桂各沖滋事，而大凝各沖安分守業。其所屬犁頭山為沖十八，曰如仁，曰山坪，曰湖廣洞，曰仁喜坪，曰見蛇，曰羊爛，曰馬地，曰大木蕘，曰小木蕘，曰銅羅，曰大隘，曰大浪，曰古那，曰界板，曰石坎，曰龍隱，曰小白礮，曰釣管，過山。猛也。合昭平所屬之銅羅山雞沖山楓木坪苦竹山文進山景亮山屢沖暗沖茶子沖福安沖牛角山共二十九沖，為戶三百二十有八。當大桂山柑子金竹等沖起事，往犁頭糾約者，晝夜不絕，而訖不與從。及官兵俘獲，鞠訊黠者，挾憾誣板幾致勞師，幸以安撫而定。夫猛一也，何以柑子等沖遂至畔離遠徙，具平時豈有

隱忍不得於心聞江華趙逆之亂因相煽而趨其事耶可謂愚妄無知矣文武官吏多方曉諭未出山者亦即帖然莫又是豈與居民異哉

山之所係大矣哉扶輿旁瀟清淑所鍾其民必為秀良峴巖險峭毒厲不寧其民必多頑樸天之氣然地之形亦然也連山之八排萬山環聳其高逼天陰翳成雲霧嶺嶂若干戈險不可測生其間者安得不為蠻野哉架瓠之事遠而難稽即以為庶民奴亦屬荒渺要之不知詩書不辨禮義任其野性時起鬪心則自古為然別之為獠洵不誣也其地東通連州東南接陽山西界賀縣西南入懷集北連江華東北接藍山縱橫四百里而遙其曰大掌嶺火燒坪里八崗軍寮馬箭此內五排也太坪沖天塘尾藤鈎嶺八百粟新寨茅田冷水沖龍水尾魚寨沖嶺尾六碓沖盤血山雞公背牛路水水兜尾社下沖大竹山十五小排屬焉曰油嶺橫坑行祥此外三排也香鑪山大鶯新寨鍋蓋小坪望溪嶺馬頭寨七小排屬焉其人猜忍好殺挺險輕生非有嚴明之吏行思於威以刑弼教野心一肆獷悍難馴數十年必有一用兵之役及其兵將既集攻守兼施則又腰鼓焚香投誠效順故從來有事於此者未有不先攻後撫先示之殺戮而仍與以生全者也然而免奸鼠伏明順暗乖劫掠乃其常情險詐逞其故智撫之不見恩約之不為信晨撤兵而夕復起父踐誓而子旋違以是攻勦

者無竟功。拊循者無成德。所賴一二文武員弁。時時以大義羈縻之。以重威懾服之。使之不敢肆而已。

李舍人白橋哀辭

嘗讀書至古人之磊落光明。羣行焯焯。才足以當一世之務。德足以敦百行之本。而或崎嶇不遇。雖遇而不滿其志者。未嘗不高其行。哀其窮。悲其齋志以沒。而為之留連而不已也。夫自古人以至於今。亦已數千百年矣。目未嘗覩其形容。耳未嘗傾其言論。進退揖讓。未嘗相接。而見其通也。每鼓舞而歡欣。見其塞也。恒徘徊而太息。立乎百世之下。而百世之上。有與吾相契而相感者。尚不能想像於冥漠之中。討論於聞見之外。而況生與同其時。居與同其地。立志同其方。營道同其術乎。余初以孤陋不敢廣交天下士。聞李君之名而慕之。及嘉慶十六年。李君舉進士。拜舍人。始見於京師。相與友善。言信而婉。行篤而潔。有善則相勸。有不善則相規。人曰李君古人也。是誠古人哉。少孤。事其母以至孝。聞而生平讀書。考道常欲有所建白於天下。使其早得一官。盡展其志。內修甘旨之奉。外以經濟施於時。則在家為孝子。在國為名臣。豈非古人之復見於今乎。而乃鬱抑數十年。甫獲一第。淹沒以死。豈不哀哉。其辭

曰。

國朝文匯

卷六十四

五

國學扶輪社印

汪汪萬頃兮。撓不濁而澄不清。其器廣深兮。前叔度而後斯人。與之相接兮。神如秋而氣如春。才當見用兮。生乃不辰。坎坷若此兮。又何獨悲乎古人。

青惠烈公別傳

羅素龜

公姓青諱文勝字質夫贈諡惠烈蜀之大富人也貌清癯循循雅飭明洪武間以貢生起為湖廣常德龍陽縣典史潔己勤政愛民如子龍陽地濱洞庭每春夏之滂蜀漲逼逼泛溢衍溢匯為澤國禾稼概付洪流又水瀾浪騰風波吞吐蓄岸畝畝竟遭漂沒者有之而龍陽田賦為石三萬七千有奇有司按冊以索或田荒徵稅或田去賦存民無以輸累逋數十萬敲朴死者相踵於是公之莅任蓋五年矣惻然傷之詣南都疏民情土俗以聞再上不報數曰何面目歸見父老乎復具疏擊登聞鼓以進遂自經於鼓下洪武二十四年五月初一日事也上遣官馳抵龍陽覈之至則四望溷漫得腐禾遺糶以上遂蒙特旨計畝免賦二萬四千有奇永額不科子諡子彝子祭又恐後之人無以勸祀事除捐正項另給田一所坐縣南軍山鋪俾其子孫世守奉祀焉公疏稿散佚無存惟月明五夜愁天早雨落三朝怕水淹魚行屢走路三歲兩無收數語楚人自今傳誦之時公年三十有二子孤婦寡不能還蜀遂上白籍龍陽今孫曾繁衍詩書之澤未衰皆公盛德之蔭也

硯硯小人曰龍陽之民困亟矣青公身寄末僚非肩民社之任者也彼印紫綬若我巍濟濟於其上而膜視之者繫何人哉公已溺已饑不以爵之大小紛其志祈天請



命甘以身殉。初不計事之濟否耶。亦烈矣。卒蘇民困。奕世永賴。公亦但巨譽膏於不替焉。天何負於蓋臣哉。然非公意計之所及也。今事久論定。其朽腐於白楊。真草者。悉守土之官。官隆秩。昭暴於日星。河嶽者。偏讓此遺榮。畢命。玄麼之丞倖焉。世世有知吾不知其恚心而覲顏。吝惜不能起而問之也。謂之何哉。

書王翁還金事

王翁南有。甯鄉人。素廉謹。乾隆丙戌冬。初某日午晡。自趙市歸渡河。舟中徒行者負米者。呼庚癸者。肩背相摩。翁後登繭足舡。隈有橐。迂足。鞠脰探之。金也。知為遇客所遺。慮聲張難完。趙璧徐取而袖之。連岸忍飢。坐胡宅。以俟日將入。見一人踉蹌對岸。反首抵掌。想失金狀甚悉。索具銀袱皆合。翁出招之。來曰。金固在。無憂。出索開袱。就沙中展視。約百兩。散亂未權。予之曰。若細檢視。某固未啟。若封也。請酬以半。不許。積三之一。不許。曰。咳。脫利若金。抵岸即走。當數十程耳。安從物色哉。世豈有不掩人之物為己有者。反乘窘急於德色而析之乎。若第持歸。慰家人望。毋緩其人。泣拜去。翁非豐於財者。而能檢押若此。亦難矣哉。翁吾妻之姑丈也。距予家不八里。嘗耳其事。一夕飲翁宅。面詢之。因得其詳。

名論上

戈宙襄

科名之名非名也。聲名之名亦非名也。古不云乎。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功德言之外。有名乎。孔子云。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生前有名乎。名也者。充於內。非榮於外。脩於己。非藉於人。幸而輔時立業。功顯跡長。名垂萬世。不幸而窮獨。困於自植其學。亦不附眾以見美。不隨上以冀彰。發為文章。言有實用。其先必根源於德。其後可發舒為功。世譽泯然。勿顧也。豈忘名哉。蓋期其遠大。不爭日夕計。故孜孜矻矻。能安於困默。若此。豈樂與羨。羨者爭名於朝野。而今之為名也。不然。貪冒昏昧者。其所業恒以發策決科。未得也。憤憤然。傷人之先。蠅營狗苟。日希其進。既得矣。即又揚揚自滿。曰。吾名遂矣。更上之則更喜。曰。吾愈顯矣。自科第以至卿相。無不然。朝廷獻賢之典。為士子竊名之具。不可慎乎。或更有巧黠者。身不得榮名。不得達。則惟攢簇古今人語。視世所尚者。而專習之。得其凡目。便自夸詡。挾其技以游於公卿大夫間。以震駭聾瞶。揚者曰。積名遂大起。而利亦隨之。此近日聲名之名。卑污瑣屑。愈不足數也。之二者。皆有好名之念。而未識立名之方。故必至身名敗裂。為士君子所不齒也。某也。生四十餘矣。學聖人之道。亦二十餘年矣。抱病窮居。不干時譽。識者謂予無事於名。不知名也者。當立志以辨之。積學以求之。寬時以待之。非可但爭飾其

國朝文匯

卷六十四

七

國學共輪社印

外以為名階而中顧愕然無有也。故世所趨之名非子所爭之名也。功不可俸德言是基時不可躁百世為期如是而已。敢忘名哉。敢驚名哉。

名論下

或進言於戈子曰。子論名著於道矣。然與夫超形遺慮。壽死生榮辱。賢愚為一。致而不肯一汨。夫世俗之虛聲者。毋乃有間乎。且形骸一化。孔跖同盡。即有至公之好惡。皆定於後人之口。而於吾身奚所苦樂焉。苦於實而樂於名。與樂於實而苦於名。明者必有辨焉。子能辨名。子何不能忘名也。余曰。惡何言也。凡世所云忘名者。有三。而志於學者不與焉。太上無名。其次遺名。其次不愛名。無名惟聖人能之。蓋其學廣大博厚。凡天地之大。民物之繁。古今之遠。近道之著者。靡盡即聖之能者。無窮。故名無因而立。即無得而稱。堯之民莫能名。孔子無所成名。是也。而堯孔之後。不聞有人。萬一及之者。此其不可學決也。遺名始老莊闕列諸子。所為書皆具。西方氏竊其說。而更易以杳冥恍惚之談。故其道愈不可憑信。且彼於名亦有意泯之。而非無心置之。故始猶以清心明性惑人。而終則并求為佛為菩薩。夫佛菩薩亦名也。為卿相之名。與為佛菩薩之名。不可謂非求名而更甚焉者也。烏得云為卿相而暫焉者之名為名。為佛菩薩而永焉者之名反非名耶。然則名為遺名。而名實未遺。并不可與老莊諸子。

同論也。至於不愛名者，世比比然。古之甚者為盜跖，慕其臭而逐之者，至今二十餘年不熄。余為儒，崇君子，不為跖所為，少已果矣。二十後涉獵羣藝，亦嘗縱觀乎老釋之書，以為身可遺棄，何有於名？名不久而即悟其非。今已服膺聖學，思探程朱之奧，登周孔之塗。凡世所求名而捷者，皆鄙弗就。然自是遂不敢忘名。因棲身寂寞之涼，屏交游，窮歲月，研討弗倦，以冀其實積而名留。而又每事必踐履為實，誠而後動，不敢稍涉於高曠虛澗，致佚乎聖業之外。吾豈不能超神遠處，適然自放，同乎莊列者之所為，而顧好為此屑屑不已，自疲其神哉！實以聖人之學，非一蹴可幾，而既自端趨，向佩服古訓，斷不敢馳騁高遠，以偶違乎中庸之教。故抑伏於學，畢生始已，倘能上之，不惑乎異端下之，不淪於匪類，是吾志也。雖無身後之名，吾亦不悔焉。何論乎當前哉！吾固甚樂也。而子又奚為苦吾哉！且子之言苦孔而樂跖，是非倒置，聖狂莫辨，更非儒者所樂聞也。

送吳韻阜之粵東序

將欲剗塵剗慮，剗庸務，滌靈機，以洗利其耳目，而磨刮其文章，則必之乎通都巨邑，名山大川，杳渺混洋，崢嶸萃律之處，殊方異壤，庸俗迷惘驚迂之地，近必數百里，遠至數千里，程路愈遠，意思愈闊。凡平日瑣細叢脞，厭惡難祛之狀，至是遂遁滅逃避。

於無何有之鄉。而清思曠興。乃日發於聞見之所未經。而鬱為昌大博盛之詩文。嗚呼。丈夫而能游。游而能遠。亦甚幸矣哉。吳君韻阜。好為詩古文。已造乎古而不倦。又甚好游。北之燕南之粵。中企乎大江南北。所游益廣。所為詩若文益多。學日益進。而名日益高。所交四方賢豪。亦日益博。而屢中獨與子善。以子能為詩古文也。然而子不能游。日困阨。所見皆鄙伍。卿儻不能暢發志氣。又無親弟兄支持門戶。日汨沒其心於米鹽。晝雜勞其形於姻婭。酬酢雖據百城。破萬卷。自謂可窺古作者之林。而一有俗牽。數日神廢。外念既入。動輒遺忘。欲逃深山窮谷。以專精窮智。一二十年。萬計不得。欲決然舍家。求天下奇聞壯觀。或於山見終南大行之高。於水見江海黃河之廣。且深亦足以暢大胸襟。少紓其簡編之所積。而又不能而此。心尚不欲默而已也。平居私念。忽忽若有所動。及至出門未久。則又惘惘思返。是以予近日好游之心。與不游之境。常交戰於中。齟齬而不自克。而吳君則又以游粵東聞矣。粵天下之勝區也。在東則更為一大都會。馬其貨物輻輳。士民雜處。山水奇異。人物峭拔。不下大江南北。而或過之。以是賢公卿大夫名士才子。凡好游者。無不至是。而流連嘯咏。馬吳君既能游。而游又值其所勝。是游之中。又有其幸者。馬將來登臨其地。窮幽造險。倨傲吟詠。必有百倍於今之所為者。吳君之幸。而實吳君詩文之幸也。以視予壯

而居鄉不能踏數百里路者。毋論乎抱影自慚。即詩文不且慚乎不已哉。於其行也。所以憫予之不能游。而深幸吳君之能游也。於是乎言。

### 贈顧子游序

顧子今日游矣。呼。吾見今之游者。眾矣。下焉者。齷齪謀利。巧升斗。須臾之養。以潤其身。而不覺詭汙之可恥。中焉者。役役逐逐。蠅營狗苟。日覲在上者之一假手援引。得以竄身仕籍。脫其詩書之苦。上焉者。以文章為餌。以談說為宗。其學纂取乎時之所尚者。而會粹之。其始不必為己之所好。其繼不必為己之所有。勦舊製新。但藉以夸張於寡昧之前。而驟驚其耳目。而名與實遂兩得其實。而不暴其名。由是人皆奉為實學。而其人亦遂泰然久假而不歸。沽譽奪身。巧利莫甚乎。嘗曰。古欲為君子。不可不好名。今欲為小人。亦不可不好名。為游之上焉者。而設也。無則欲游者。而無此。譎詭動人之具。亦何為而游也。吾故於顧子之游。而甚疑矣。雖然。顧子亦何可不游哉。末俗彫弊。儒風頹喪。上不恤民。下不愛學。或溺沒於釋老之言。或貪黷於財貨之政。或以經濟為無益於國。而不議。或以性理為非急於民。而不講。或好為雕鏤采藻之靡。而不明大義。或愛為恢博奇詭之說。而不務正誼。上下同風。吏民一治。非得一學聖賢之學者。出而振治之。風俗何以厚。民生何以安。顧子學成行篤。拔今合古。上

不能為文章侍從之臣。一鳴國家之盛。下又不能出宰百墨。佐教化。屈而為賓。當必有勸掖之道。規箴之方。視乎時事所急者。舉以相聞。得使賢公卿大夫有所慕而畏。若是則顧子之游。視不游者勝矣。況以其全。佐在上者。徐治國與民。而又以其餘。表正學術。即以靡游士之風。而使之靖。則顧子之宜游者久矣。乃今晚。爾雖然。吾又為顧子慮矣。顧子行端潔。性剛果。故出語恒忤觸人。醉後論事。尤中時要。而慢易人尤甚。即不慢人。習見者多徒席以避。余之交顧子。以此而顧子之不合於世。亦以此。今使顧子一游而遂降。其操易其貞。非吾顧子矣。不降且易。則恐真識顧子者少。而遂至不能容也。況游士之紛雜瑣碎。此推彼翼。互譽交進。舉世一趨。乃所異者。獨吾顧子。顧子於游士之中。下者固奴畜之。其上者亦非眉目間人。遇之當必有揮斥。不則亦諷笑置之。不與之同也。決矣。人見顧子之獨異。而妒且恨也。又決矣。顧子誠明哲。其不能暢達所懷。而或幾幾乎有所沮止也。又決矣。然則顧子又何為游也哉。嗟乎。吾少與顧子同學。同行志。又不異。年少氣銳。視天下事無不可。握手相見。恒以濟世利民相期許。時又有范子三。為有經濟才。憂過不羈。與余二人合。以是三人為至交。苟相遇。無他言。或縱橫論古今成敗。或慷慨談天下事。各舒所學。不具不同。顧子嘗相約曰。他日倘出仕。當上不負國。下不負民。終於不負所學。而後止。若肥身。

家保妻子從時自媿不危言危行者共絕之。三人約誓歡甚而非笑之者已紛然起。三人厭聞其語。小不如意亦嘗以詩酒凌藉人。甚則狂歌痛哭傾駭一座。以是人皆目為狂。三喬多痛詈之曰。若等飲食人皆尸鬼耳。吾輩窮天人學。當佐明時。利萬姓。何狂為言已。與顧子持而泣。余亦泣。今思之言猶在耳。顧子并時時談及意氣軒揚。若有勃勃而不能發者。當時之顧子。豈至念及於游乎。乃不六七年。三喬先以飢而驅於四方。又十年。余以病廢在家。而顧子又不得已而游。游且必抑扼沮伏。不能有所建明。得如吾三人十五年前之所言。可知也。顧子游乎。顧子悲矣。然吾又不獨為顧子悲也。

廣居記

余居楓江寒山寺之東門外。水環之。入門折而西。余書室三椽。在焉。縱二尋。有五楹。楹之茅屋紙窗。僅蔽風雨。余於左置長几。積書其上。下一小榻。倦即卧。中容方几。短椅。供三四人坐。客來小飲。恒肩摩而趾錯。然右有書櫥五。無他物。前庭深五尺。植大香梅樹一。後有一小室。室外即小圃。不半畝。雜蒔草木。四時皆備。凡庭外花最繁。室中器具以及需用者。皆寡甚。而書則無算。性好整。不雜亂。請罷必歸原次。以故書雖多而不見其煩。人過者恒曰。隘哉隘哉。余則曰。夕獨居其間。左圖右史。前花後竹。枝



國朝文匯

卷六十四

十

國學扶輪社印

讀之餘繼以詩酒興趣所至直不知天地之大古今之遠宮室之盛品物之繁其心泰然自足其身亦若寬然有裕遂取孟夫子之愈名之曰廣居豈徒以為天下之居不過如此乎始以為隘者見之更蚩然笑予妄嗟予人患不讀書明道耳不讀書則市井之習易染而識遂流於猥鄙讀書而不明道則文雅之名雖歸而學終入於偽雜若而人雖日處通都大邑崇臺峻階甚而堂高數仞楹題數尺非不自謂華侈可尚顧盼生光也余視之真若局天踏地而日無所容其足焉何也中無所有外雖盛而莫當也余讀書三十餘年始猶思耀時自用汨沒於詞賦中數年繼更旁騁於諸子百家以自豐衍近乃頓悟前非服膺聖教游乎仁義之源涉乎詩書之圃固思登程朱之塗上周孔之堂斤異端而迴其狂瀾屏偽學而歸之正路立志既堅加以造詣時作古文昌明其理遂覺富貴貧賤威武之境舉不足以入吾心而循循然惟聖賢之大道是務蓋廣居者本在內而不在外也故雖環堵之室尋丈之間而天下之廣若皆瞭然於心目而無所遁藏焉如是而道有不明者乎心有不廣者乎外特其跡爾人徒見吾之外而不見吾之內毋怪乎以為湫隘迫仄而不可一日居也吁重文章而輕道德世遂其日隘哉

翁鳳西先生困學紀聞注序

胡敬

姚江翁大常鳳西先生。以博學名當代。於書無所不窺。而於王厚齋尚書困學紀聞。尤篤好。不教嘗輯閣何諸家之說。益以己所心得為之注。自通籍以至臚仕吏治之暇。丹鉛未嘗一日去手。歸田後。復與海內名宿往復商訂。始付諸梓。為文凡八十五萬言。可謂集大成矣。故弱歲亦嘗留意是編。家貧既鮮藏書。又厚齋所讀書。今多不傳。所稱述之人。非皆有專傳專集。可以按錄稽者。蓋疑於心積數十年。無所質正。得觀先生書。而嚮之蓄疑不決者。乃渙然冰釋。若然理解也。卷帙既富。竟月讀始一周。其淹博成一家言。則李善之注蕭選也。其疏證之旁見側出。足與原書相輔而行。則裴松之之注壽史也。凡厚齋所引之書與其人。虛不觸類引伸。核其本文。詳其貫屬。於書之已佚。姓氏之就湮者。則博采蓬蒿。零竊力索。冥搜期於心獲。於諸說之不全。不備。踏駁抵牾者。則下己意補之正之。辭旨和平。不務攻擊。是真能為厚齋之學者也。是真能讀厚齋所讀之書者也。厚齋之書。由博而約。擇之精。著書之體宜然也。先生之書。由約而博。語之詳。注書之體宜然也。厚齋積十數年之功。成是書。以震蕩後人。先生積數十年之功。注是書。以表章絕學。豈真是書功臣。即謂厚齋復生。可也。故讀陋何足以知先生。惟是嚮所蓄疑。藉以解釋。師資在是。難已於言。用敢附名青雲。

以誌向往之意云。

重修鳳陽府學碑文

三代盛時。自邦國以至鄉遂。莫不有學。兩漢分置郡縣。亦越唐宋。煥乎光明。鉅制宏規。日以增廓。我國家崇儒重道。溥海內外。咸建膠庠。

列聖相承。典禮之隆。遠較前代。今

天子御宇。恪遵成憲。頒額成均。明年特詔臨雍。臚經講學。凡以惠士林。彰文治。

者。懿鑠鴻裁。千載一時。士生具間。宜若何之策勵。而興起。邈郡錯壤。交豫襟河。帶

淮。水陸之衝。夙稱難治。諸生遭逢盛世。相與濯磨砥礪。舍舊謀新。百餘年來。涵濡

於德教之深。視曩時之俗尚。氣矜者。其風丕變。已敬躬膺異命。典學是邦。歲周而

科。輜軒再至。至之日。例謁文廟。見夫堂廡整肅。丹雘昭灼。心竊嘉之。惟時教授。倪君

模。告余曰。模秉鐸於斯。凡十年。莅任時。學宮歲久未修。棟楹撓。過時不葺。推歷是

虞。迺走請長官。諄勸紳士。上倡下和。捐廉輸量。力鳩工。星霜屢移。工始告蒞。請一

言為誌。其巔末。故職司學校。於誼無可辭。爰進倪君謂之曰。朝廷三歲賓興。鹿鳴

鷹揚。科分班別。獨博士弟子。則統文武。尊萃學中。豈不以高明沈潛者。人性之難齊。

強弱剛柔者。物土之異。宜使非游之於詩書之林。導之於仁義之途。異以變化財成。

矯其偏而補其不及耶。唐時立武成廟。以太公為師。孫吳諸子為配。未幾旋罷。甚矣事不師古。徒泥於文武之跡。而不知有勇知方。儒臣將才。胥賴乎禮陶樂淑以全其用也。然則觀濠郡夙昔之崇尚。當思明倫弼教。俾文通武達。殊塗同歸。則學宮之修宜亟矣。倪君以垂暮之齒。身任其勞。終始不懈。閱年八稔。籌緡六千餘緡。出內有司。案帳有強華樸中。虜緩急中。程可謂克勤厥職。而敬尤深。歎後先守斯土者之教養。有素。俾士民樂業。能相與助成盛舉也。繼自今。諸生之沐浴聖澤者。仰瞻輪奐之美。俯挹芹藻之芬。俎豆芊芊。揖讓雍容。庶幾經明行修。希風三代。以勉副大聖人樂育人材之至意。若夫甲科之鼎盛。暨纓之嗣興。理有足憑。猶其後焉者。獨

內閣中書小米汪君傳

吾鄉自杭厲後。積學能文。有稱於時者。不多見。獨山舟學士。以翰墨名動四裔。餘事發為詩古文詞。繼以曜北處素兩先生。經史各名家。兼通聲韻之學。其所自出。能成梁氏宅相。而以著述聞者。羣推吾友汪君小米。君名遠。孫字久也。系出安徽黟縣。世居縣之宏柱。十世祖文字公諱元台。始遷錢塘。曾祖容谷公諱寬。早世。本生曾祖干波公諱憲。乾隆甲子舉人。乙丑進士。官刑部陝西司員外郎。祖仲連公諱澐。丙午舉人。官太常寺博士。父孔皆公諱誠。甲寅舉人。官刑部江西司主事。母梁宜人。文莊公

曾孫如冲泉少司空孫如處素孝廉之女君幼聰穎十歲遭梁宜人喪侍祖父受經  
通大義嘉慶甲戌入郡庠孔皆公督課嚴命寄居中表孫午泉大令家偕午泉攻舉  
子業夜漏未盡即篝燈起讀如是者二年丙子舉於鄉兩赴計偕循例為內閣中書  
戊寅在京待銓聞父疾歸里是秋孔皆公捐館公銜哀風和遂絕意進取而一意肆  
力於著書先是千波公性耽書插架多善本甲乙編排丹黃多所手定吾鄉藏書家  
若趙氏小山堂吳氏瓶花齋杭厲輩所借觀珍惜者今皆散佚不存惟振綺堂所藏  
蘇然具在孔皆公以君之嗜學也病中指楹書示曰他日以畀汝君著書務為根柢  
之學排日讀十三經注疏以心得者著為攷異又以抱經堂釋文多謬缺欲為補正  
功雖未竟其宗尚已可概見近人於注疏能守一經終業者已鮮矧全經攷其異耶  
盧氏釋文本於注疏所載脫誤處已大半增改近人讀不終篇勸而棄去矧全帙加  
以補正耶君讀書心敏而志定敏故洞達定故持久不輟著述之暇與同里耆彦結  
東軒吟社凡為歲十為集百管華所作且繪為圖於湖濱起水北樓春秋佳日樓息  
其中勘經之餘焚香晏坐時復登山臨水寄其曠逸之懷因自號曰借閒漫士吾鄉  
志乘以南宋咸淳臨安志為最古君重雕以廣其傳他若屬樊榭遼史拾遺東城雜  
記梁處素左通汪選樓三祠志俱次第梓行以及亡友詩文代為校梓者難以悉數

事繼母姚以順。率諸弟以端侍戚黨。以睦方孔。皆公壽養時。君年甫二十六。五弟一妹皆幼。友愛兼至。為締姻舊家。八年來婚嫁遽畢。治家遵祖父遺訓。豐約得中。不染習俗流弊。重然諾。見事明決。與人交以至誠。貧者感其施。饒裕者亦倚以定。是非可否。易譬之日。里中士大夫無親疏遠邇。皆咨嗟太息。且有泣下。雷襟者。娶於梁。為萊子。教諭如生子。一曾撰女五。而梁孺人歿。為於伉儷。居九載。以內顧憂。不獲已。繼娶於湯。未踰年。又以瘵沒。副室李氏生女一。君卒於道光丙申五月八日。年四十三。所著有詩攷補遺。國語攷異。發正古注。漢書地理志校勘記。借閒生詩三卷。詩餘一卷。配梁孺人著有列女傳校注。湯孺人著有玉臺畫史。半為君所訂定云。

論曰。余官京師時。聞君名。癸未歸田。得與君締交。暨丙申歲。星更始矣。余齒長於君二十餘歲。既老且病。閒有所作。謂異時當賴君訂正。不圖君之先我辭世也。余里中所交友。凡通話訓。擅詞章者。前後無慮數十輩。至晨夕晤聚。殷嚮往。而深知性情者。始則汪選樓家禧。繼則陳扶雅。善最後惟君耳。選樓學博而志銳。力欲抗衡古人。於詩不多作。扶雅明易學。工古文辭。詩詞亦非所長。能兼而有之者。君也。選樓墓木已拱。得君梓其遺編。以行於世。扶雅之歿。後君祇半載餘。所注晉書已垂成。君不及與為商榷。惜哉。君既承梁氏兩世學。此二人亦素為山舟學士所稱。而又皆為君所推。

重者志合道同故連類及之。

孝廉錢蕙窗別傳

癸未歲余歸自都門始識君於屠潛園席上值海昌查梅史使酒罵坐語侵余同人或左右袒而君終席默無一語余心異之越歲吳子律汪小米有清尊集之約凡八月一舉余與君在八人之列君遠居江皋非卧病及出游未嘗不踐斯約聚首十餘年凡君之勝槩豪情可意想神會也君狀魁梧磊落飲啖兼人工詩能文章詩法初盛唐或時出入於金元名家獨不屑蹈宋人蹊徑文不多見聽其持論殆宗近日桐城派者間作樂府豐於辭聞其幼年善楷書近日失明不能握管矣君雖盲於目而聰於耳遠親疏戚契闊經歲時於稠人中聆其聲即能舉其姓名百不爽一年少於余才數歲猶及見鄉梓閒者宿流風餘韻娓娓道之不倦為人跌宕自喜當酒酣耳熱輒尚論古今成敗與夫學術之廢興言堂滿堂風發泉湧或捉鼻唱元明人雜曲喉中痰咯咯作聲一座大噱當飲湖樓樓面南屏波影嵐光浮動窗几君以目青背明而坐日既晏眾賓皆醉君大聲讀詩古文辭風過聲落湖中往來游船皆為緩棹請至佳處拍案叫絕屢讀屢拍瓊墜地碎聲鏘然有客方對君諦聽隨瓊聲仆地蓋攝於君豪邁之氣也年來文字之飲最愛者推君與梁久竹二人久竹能飲不能

詩君兼能之。其於記誦之學。垂老不忘。則久竹與君相埒。座中無此二人。如失智囊。行秘書。覺索寞無生趣。今已矣。八人中。子律先逝。次久竹。而君踵其後。子律素多病。久竹官嶺外。疲神於簿書。若君則體康。且家居無所疲。其神而亦竟一蹶不復振。服餌之誤。抑修短固自有定命耶。余既交君。久知君為深。遂約舉君。讎某閒勝概豪情。著於篇。以待傳文苑者採擇。其他履貫行誼。已載陳扶雅善傳。故不書。

評曰。余游京師十餘年。所交海內豪傑之士。跡具卓厲。邁往鮮有。如君者。使得掉鞅名場。當大有聞於世。而天固限之。俾成就僅止於此也。家素裕。弱歲舉於鄉。中年失明。絕意進取。覃思著述。事慈親。以孝聞。今世席豐履厚者。流束書節。蠹魚終歲不一。寓目。目所覩。姬侍而外。非鬻演。即博塞。入不能順承長上。出不能敬事老成。姻族之顛連。早潦之頻仍。祖宗堂構之艱苦。漠然無所動於中。是未受含而其目之瞑。已久矣。即謂斯人為替。而君之眸子。爛爛如巖下電也。亦宜。



性說上

張履

孔子之言性也曰相近又極之上智下愚不移。孟子之言性也曰善。荀子曰惡。楊子曰善惡混。韓子曰有三品。荀楊之說無當。若孟子言理不言氣質。與孔子異。而韓子則孟子之異而孔子之同乎。曰是不然。孔子以善之分量不同言也。孟子以人必有善言也。孟子非離氣質以為性。孔子非指氣質為性。何以言之。凡氣質之中有心。心之本體為性。氣質有清濁。則心有通塞。而本體之善因昏塞之多少以為量。則相近是也。上知絕無昏塞。其為善也全。全故不可汨。下愚昏塞之甚。其為善也微微。故不能達。則不移是也。人心無全塞。雖下愚亦必有善存焉。則性善是也。若是者皆氣質之由。而要所謂性。則心之本體焉耳。然則無氣質之性乎。性果無惡乎。曰物有氣質。即性人之性。則從其心之本體而名之。而氣質之末。非性也。物有善惡。皆性人之性。則從其善而名之。而惡非性也。此人性之所以貴於物。荀子曰性惡。則人無人性也。楊子曰善惡混。則聖人亦無完性也。韓子曰性有三品。下焉者惡而已。則下愚無性也。夫韓子既以仁禮信義知為性。而又指惡亦為性。而下愚逆至無性。則亦何以能畏威而寡罪乎哉。是故孟子之言性也。與孔子同。而韓子之言性也。與孔子異。

性說下

心卽性乎。曰否。天地萬物皆性乎。曰然。夫心非卽性而天地萬物皆性何也。曰心之本體氣至虛。理至實。虛實相涵。湛然宅然。卽心卽性不可二者也。雖然惟聖人全心至虛。故全心至實。則全心卽性也。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又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則周身皆性也。此心之虛與太虛無二。此心之理與天地萬物之理無二。範圍天地曲成萬物。則天地萬物皆性也。衆人則不然。特於形氣之私。一身之外皆異物。則性不充乎天地萬物矣。口目耳鼻四肢之役。是猶而物則浪焉。則性不充乎身矣。其為心體也。昏塞半之。或甚焉。則性不充乎心矣。是故言乎聖人。則天地萬物皆性。言乎衆人。則心猶非性。然則治性如何。曰致其氣之虛。思其理之實。中庸所謂思誠。則充其性於心之道也。口目耳鼻四肢節其欲而善其用。子臣弟友盡其理。則充其性於身之道也。戒懼慎獨以致中和。至位天地育萬物。則充其性於天地萬物之道也。夫不充其性於心。卽不充乎天地萬物。充其性於天地萬物。止充乎心。是故充其性於心焉。盡之矣。

微子不立論

呂氏春秋謂紂母生微子啟時尚為妾已而為妻而生紂紂之父欲置啟為太子太

史據法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置妾子。紂故為後用法若此不若無法。或曰是殆以紂故而歸咎太史也。然太史固守法者也。法當以紂固不計其後之大道也。張子曰此豈法也哉。夫嫡妾天下之大分也。妾之不得為妻。天下之通義也。為太史者第當辨其母之當立與否。而其子之當立與否亦見。不當爭其前之為妾而後之為妻也。魯公子荆之母嬖。哀公以為夫人而立。荆為太子。此固妾之不當立者。然驪姬立為夫人而後生奚齊。則奚齊者乃夫人之子。非申生所得比。而君子終不以奚齊為當立者。固不予驪姬之得為夫人也。今微子之母將不與其為妻耶。將與其為妻耶。夫果執嫡妾之大分。則不與其為妻必也。彼微子與紂皆妾子也。妾子概不當立。而無嫡立庶。則微子長且賢。當立。今如太史者徒正微子為妾子。而正紂為妻之子。適堅予其母之得為妻。而大泯嫡妾之分。如曰所據者法。則必有以妾為妻之法。而後可不然於微子則奪其母之已為妻。而於紂則已沒其母之故為妾。此乃顛倒亂法之尤者。何守法之有。是故微子而必不當立。則紂雖亡天下。不得以守法咎太史。微子而當立。則紂雖為殷之令主。亦終不得以太史之言為是也。或又曰呂氏說惟外紀從之。史記殷本紀第云帝乙長子微子啟。啟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為嗣。微子世家亦止云微子帝乙首子。紂之庶兄。子由古史亦不引呂說。則呂氏之附會。

固不足信也此亦一說云

### 魏文侯論

天下有道德之士有爵祿之士無與於道德道德之士無假乎爵祿然原先王設爵祿之意則固將以待天下之士有道德者而爵祿之士不與焉而所謂士之有道德者則又往往辭爵祿而去之蓋必有以窺夫人主所以視爵祿之心實有不可一日居者而非以是為高也是故人主而欲得天下士必先謹其所以視爵祿之心異哉魏文侯之遇翟璜也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璜踞堂而與之言璜不悅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汝祿則千鍾官則上卿既受吾賞又責吾禮不亦難乎夫上卿高爵也千鍾厚祿也此正先王所以待天下士之有道德者使璜而非其人也則璜誠不宜受而文侯亦不得以是賞使璜而誠其人也則文侯之賞之也不為濫而璜之受之也不為愧今既以是賞之則必以為誠其人也即不然亦不僅目為一爵祿之士也夫不以為爵祿士也而爵祿之又以吾之可以爵祿之也而褻慢之然則爵祿者適足以為人主倨傲之資拒道德之士於千里之外惟聞其無恥之徒乃冒焉以處之矣國家亦安所賴哉昔者漢武帝之於衛青也踞廁而視之至於汲黯不冠不敢見夫青之德器固不足比黯然既為大將

軍大將軍者位三公上。天子所當改容而禮者。今仍以僕隸畜之。是以高爵厚祿與僕隸也。夫以高爵厚祿與僕隸。尚復何禮之有。嗚呼。此段干木之所以終身不為魏文侯用也。

讀史記萬石君傳

史記萬石君傳。建為郎中。今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者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譴死矣。甚惶恐。詞若美建者。張子曰。此史公諺書也。罪在蕭何矣。不然。孝武雖用法嚴峻。建迂謹當不至此。何以言之。蕭何著法刻深苛細。凡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有舉劾。後世誤十為百。書蒐為菴。舉不免得罪。皆自何作之備也。烏乎。非甚賢者。將側足避罪之不能。復何有於國事。此汲長孺所以切齒於刀筆吏哉。

華陽學舍講經會序

夫學之不講。聖人所憂。博士倚席不講。前史所歎。漢時講經之書存於今者可考。已隋之文中子。講道河汾。一時名臣碩輔。多出其門。學者稱盛焉。自唐迄五代之亂。闕焉無聞。迨宋濂洛諸大儒出。關天人明性道。已抉發闡奧。以示人。沿及明季。幾於人擁鼻。比家設壇坫。遂至門戶立而攀附多。涇渭分而嫌鬻起。然革命之際。其捐軀報國者。多昔年講會中人。論者乃謂明社之亡。由於講學。豈不謬哉。國朝諸老講會

未息而亭林顧氏獨治經濟考論不為講師自考證之徒開學者祖許鄭宗孔賈以漢學相高就其善者確能推究遺經有當於實事求是之旨及陋者為之則據摭細微勦襲陳說以炫其博而已然一二為宋學者猶率為所掩稠人廣坐之中往往不能一發其口而講道之風由是遂絕要而論之學必宗經求義理於宋求考證於漢此不易之方也談義理者多空虛攻證者涉煩瑣此偏詣之失也以義理為主而本於躬行心得以攻證為輔而治具典禮之大則精粗貫而道器一矣義理無窮精於宋而尚有未發之蘊攻證至難極於今而猶多未定之說非得好學深思之士互相推勸曷以得所至當哉今約諸生五日一會以講明經訓務集漢宋儒之長不為門戶同異庶於修身經世之道有所依據云。

海霞詩集序

凡形形色色之於天地間者若烟雲草木鳥獸蟲魚之類皆可樂也唯人或者欲深而天機淺於是日見夫烟雲草木鳥獸蟲魚之在前而不知所以樂之雖然能樂之矣而內無得焉則所見皆物耳玩之之過且反以為心累又安見為能樂也吾友海霞顧子家麻溪之曲端居養素於他事無所好而獨喜為詩凡烟雲草木鳥獸蟲魚之接於目者意有所會輒舉而繪諸詩體物之妙殆與造化爭衡非有得於內者而

能然輒顧或以為顧子詩不過麻溪一曲之景使其窮禹穴浮洞庭望峨眉之積雲  
覽乎大荒之壘登臨弔古以擴其心胸而發其精華其為詩當何如惜乎其跡之不  
廣也余曰不然天之賦人性也非於彼有餘於此不足則天下之境亦非於禹穴洞  
庭峨眉大荒之壘有餘而於麻溪一曲有不足麻溪之烟雲草木鳥獸蟲魚萬象具  
足則顧子之詩亦光景常新且顧子固有不假於物者昔列子謂游之樂所玩無故  
壺邱子曰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外遊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然則  
顧子之遊於麻溪一曲間也亦心之偶寄焉爾其詩之所繪亦形色之偶留其跡焉  
爾而安可少之哉余怪夫人之徒以詩求顧子又不得其所以為也為出此說以諗  
讀顧子詩者

吳諧

包世臣

戊子歲杪候友生於鈔關逆旅案上有綬冠紀略同舍繙閱至虞淵沈服妖類載京師婦女宴會出遊好蟒服乘車不避呵噉視其衣交龍燦然亂上下之序臺諫屢以為言禁不可止喟然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世豈有民婦蟒服宴遊者乎是必失實其別客吳人也笑曰君不信耶今其習染於吾吳請得以目治者為證特前朝尚有能言禁止者耳夫紫華光耀則百惡除滅蓋自古嘆之矧在婦女茶切氏者本實產或獻之巨室列於比屋未幸也其主人莊佃徧南北患諸僕出司莊佃輒侵租入故常遭愛姬督其成優其名曰別宅茶切氏乘間言別宅去主人遠常私司莊僕役小隸為鷹犬厚餽遺主人左右交構蔽主人苦累佃客將使主人莊荒蕪歲入終必為家計憂主人深念茶切氏內不比諸姬外不比諸僕貞而察又所言得裕家之本而莊佃以在吳為最大遂使居吳以務寬佃力茶切氏至則服鳳蟒御綠輿厯阡陌論佃客以主人意佃客感泣叩頭頌夫人賢明慈惠洞小人疾苦諸僕慄慄請條教已而有小隸之謹者遇佃客茶切氏怒曰如是則入數較少若何以自給且挪正租漸不可長又有侵租自肥者積數鉅至不可掩覆惶遽無所措而茶切氏語管家曰吾嘗過彼管彼伺應甚具設是宜多費若其集諸小隸酌盈劑虛醜舉之母煩主人聽



於是諸僕競縱小隸剝佃客而素祖薄所收存者然心懼茶切氏或一旦寵替事輒  
貶相率購姬侍常幸者浸潤稱譽之及佃客不勝股肱環訴主人茶切氏乃曰諸僕  
皆主人所遣職在管莊佃非率小隸嚴督佃客額租且不辦彼佃客何厭之有若  
以佃客言責諸小隸是諸僕亦有咎即更他僕益不能約束佃客佃客且益驕雖妾  
且無權又損主人威况諸僕隸力辦莊佃事多有不能銷算經費者又各有妻妻子  
女仰瞻給佃客自慮於租額外別輸小租為酬報事非始今日今乃受不快諸小隸  
者愚弄耳實不出佃客意主人惑其說嚴斥訴者佃客多毀家漸至無力莫賦畝莊  
日蕪穢大小租故不減前然簿籍大都子虛矣監奴備知之以茶切氏故不敢詰茶  
切氏又時時以諸小隸廉幹白主人得進稟餼者過半主人謂茶切氏督莊佃有成  
效既佃客與小隸相安益治田致豐裕載主人恩德乃大寵幸八月茶切氏為秦淮  
賞月之遊以其古金粉地也艷飾加盛以稱之秦淮凋敝久聞見模倣觀者為之傾  
市過於吳時雲間並海處有異禽質鷹也頭略如虎自秋浦來於湖誕田集城中作  
人言曰鼓牢牛身殊不避人茶切氏聞之命筵家致之吳以待返柩姬婢夙親幸者  
皆識之曰鴝鵒也當為室家不祥最後有羌婢羊朱氏自詡知書獨曰非鴝鵒乃鴟  
鴟自紫陽訓鴟鴞為鴝鵒惡鳥致諸姑妯娌其誤其實鴟鴞名巧婦又名女匠工為

樂以所繫卑弱故常為人毀侮見詩疏及孫卿子若夫人富而泰之齒於鞮練則其不佩服夫人博物淹通不惑俗論矣茶切氏大悅悉以別宅事柄授羊朱氏諸小隸奔走承羊朱氏意指無不至羊朱氏珠翠玳蜃駢駢從遊街巷炫璜煊赫略等茶切氏居人爭側肩引領望顏色嘆羨不絕口斯非所謂蛇化為龍不變其文者耶誰復賦不稱其服哉同舍與聞者或詢其住址閱閱客大笑曰是諧也吳人故善諧因筆而題之曰吳諧

### 論史記六國表序

孟開曰史公序六國表先刺僭越次譏暴戾繼言其得天助據地勢而終以法復和秦豈有可法乎支離其辭意將何屬曰是史公之所觀於孔子而班氏以為微文者也蓋全書之綱領矣孔子曰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善哉史公之自叙也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作春秋撥亂世反之正春秋者禮義之大宗禮禁未然之前而為用難知其幼誦古文長則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為多也史公既不能達所學以變漢夫是以不讓周孔五百之期垂空文著興壞欲以明齊禮之化而已矣故篇首引禮文以正秦襄之僭明秦之廢禮自上始也禮廢則必爭爭必以利戰功者利之大

而爭之至極也。好戰則財匱，不能不專利。專利則人心不附，不能不嚴刑。以心移事，利之身涉，嚴刑之世，不能不阿諛取容。史公傷之曰：「先本絀末，以禮義防於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職是故也。」至推秦之德與力，皆無可以并天下而當天心者。謂上帝必赦其非禮之祀而助之，則未敢質。故言若以疑之，伯夷傳之所反覆申明者，仍此志也。是其心憂時變而為天下後世計者至深且切。寓意六國則於漢為無嫌危行。言孫之赦也，秦茂禮用暴，漢不引為殷監而循其故轍。故賈生曰：「秦功成求符終不知反之廉節仁義，轉而為漢遺風餘俗，猶尚未改。高祖常稱季斯有善歸，主孝文以吳公嘗學事於季斯，微為廷尉，是其舉事不非秦也。」然則史公謂戰國權變可頗采，譏學者憂於所聞不察終始，而以漢興自蜀漢互證秦收功實之故，屬事比類隱示端緒，真知懼之君子哉。懼以漢因秦不變，而禮教遂至廢亡也。高祖素慢無禮，唯能以爵邑饒人，陳平謂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多歸之，繼以孝文好刑名之言，實太后尚黃老之術，黃老尊生，尊生則畏死，求不死者必矜無外，孝武不勝多欲而遂始皇之迹，土木兵革無虛日，徭役繁，怨讎興，而算輅告緡之法，見知詐諂之機，相繼並作。蓋平準封禪所記其事，皆昉於西時也。迹漢廷君臣父子之間，其慚德洵不後秦矣。然秦雖遺禮義黜儒術，而聖人遺化猶在齊魯之間，申公棘固生之流，並廉直無所

絀意及叔孫通希世度務弟子皆為首選公孫宏曲學阿世廣厲學官之路舉遺滋  
利孔興禮造事端至使文學掌故援春秋比輕重以求尊顯是禮亡於通儒亡於宏  
也史公知化爭莫如讓絀利莫如義是故太伯冠世家伯夷冠列傳重讓也表兩容  
穿孔美兩生不行書王蠋絕吮紀田叔鉗足尚義也尚義重讓則禮殆於可興矣然  
而漢廷諸臣唯賈生為能不以卑近自囿達制治之源其言曰移風易俗使天下回  
心向道類非俗吏所能為俗吏務刀筆筐篋報簿書期會不知大禮秦俗尚告訐任  
刑罰今不避秦轍是後車又將覆也先王執勸善懲惡之政堅如金石而必曰禮云  
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以起教於微眇也孝文以為然使草具事儀興禮樂悉更秦  
法而絳灌大臣短而抑之史公悲賈生之窮乏不止其身也故既善其推言過秦之  
說復齒之屈平以明其志所以深致憾於媚嫉壅害而為萬世有心維持禮教者慟  
也管晏之勳爛然矣史公乃推本鮑叔艷迷越石凡以尚讓重義之教必待人而後  
行庶幾帝臣不讒足以黜利去爭隆禮而興孔子之業耳相其折壺遊比於春秋為  
謬自居整齊世傳非所謂作而率謂畧以拾遺補闕成一家之言明為百王大法非  
僅一代良史而已孟堅讀之乃不得其指歸猥以為陷刑之像貶損當世是非頗謬於  
聖人史公所為著於書首大聲疾呼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者道也

讀昌黎集書後

道光乙酉仲冬既望。覓食渡江。踟躕舟中。不自賴。步荒市。得昌黎集。首尾微有漫滅。晝夜誦之。察其筆勢。生動矯異。與弱冠以前所見大殊。既卒業。因書其後曰。退之讀鷄冠子。至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而悲之。退之議淮西事。得情勢。庶幾一壺之用矣。然駟馱殺郢析。而用其竹刑。袁紹敗於官渡。曰無顏。復見田豐殺之。而後入。是故用其言而有功。則懼人之居其長也。不用其言而致賤。而又懼人之形其短也。烏在其以失船而貴一壺哉。以予所聞近世事。惟故相阿文成公。持節堵青龍岡。工副將李榮吉。以為進占得占。大工所深忌。宜緩之。得實而後進。以防陡襲。文成斥其撓眾急趨之。既合龍文武皆賀。惟榮吉不至。召之。則於壩上再拜。使者曰。為榮吉謝。公相壩實未穩。固榮吉不敢以賀。公相故難工。致疏虞。督工料追壓。閱兩日。竟不守。文成中夜聞壩驚馳至。榮吉已挂纜落水。文成今日能生之者。官擢三等兵吏。賞千金。未幾昇榮吉至。文成垂涕。親去其濕衣。以 上賜黑狐端罩。護之。良久乃薨。文成遂自劾。而薦榮吉。震无咎者存乎。梅射為宗臣。豈不宜哉。退之又云。命與仇謀。亦文家形容。非事實。果退之而謀命於仇也。則不為前言也已。

上戴大司冠書

撒棘後荷蒙枉過。索取領回敗卷。藏之懷袖。世臣語次及長洲宋翔鳳于庭。黔俞正燮理初歸。安凌堊厚堂。陽湖趙申嘉。芒西試卷。咸出世臣上閣。下詢悉住址。輕身以先。遠則廬陵。近則大興。藝林佳話。至此而三。世臣將歸。分俸資膏秣。又往送。作竟日談。咨嗟歎息。若不自勝。夫以世臣尋知之深。且久而被放。是亦足以厲躁進之俗。適當無之用矣。况荒落之餘。本無可採錄者。即使道如退之。文如方叔。敬與于瞻。斯有前事。何閣下悔憾之深耶。原夫科目之設。所以網羅天下人材。分資治理。而僅決以一日之文。是雖使前明名家。自黃子澄迄黃澹耀。皆登道光壬辰之槩。於治道何增。即獲售諸君子。文盡虛腐。佻達於治道。復又何損。方今幅帙萬里。治安且二百年。而人心岌岌。常若無以自存。歲計常慄慄。若難乎為繼。其病果安在哉。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禮義見於事。廉恥存於心。則廉恥尤禮義之本也。訟獄者萬民之命。而有司以為市。正供者聚人之本。而有司以為利。甚至疆場告警。河防為患。而自大吏以及在人。事人役。莫不趨之如鶩。豈真忠義憤發。輸忱自効哉。乘危搶奪。不忍為方。然則民生之所以日蹙。國用之所以不支者。凡皆廉恥道消。見利忘義之所致也。近世用人雖有三途。曰科目。曰差使。曰捐輸。而差使捐輸兩途。究不敵科目之廣。而但重進士。每試放二百餘員。上者立躋侍從。其下乃膺民社。大都一榜之中。任監司當方

面者不啻百人。假令每試得有恥之士四之一。約有十年則中外有司能自愛者。且數百人矣。君子之道有不長。仁聖之澤有不究乎。夫周孔之書。儒先之說。舉子皆童而習之。學宮所布。無非遺經正史。即八比小技。亦有頒發程式。要以清真雅正。固未嘗有東經史不寓目。祇揣摩近科墨義數十篇。摘句套調。乃為入彀之令也。其仿本經題策略。並在禁例。而閣下謂今年中式之士。後場條對語。卷卷相同。誤且同。誤其為懷挾抄寫。無可疑者。世臣自領薦預試。十有一次。矮屋相比。莫不携有細字小本。可信其無懷挾者。唯陽湖張琦。翰吳沈欽。韓小宛。及亡弟世榮。并世臣四人而已。而四人者。皆在被屏之列。其得手者可知也。世臣前曾假看鄰號之書。翰風呵之曰。他人冒險懷挾。而吾子坐享其成。是何異盜賊富主也。非君子所為。則謹謝曰。後此不敢。今聞閣下言。不得不致慨於冒險之易得手矣。夫學則古昔。文守矩範。士之榮行也。懷挾坊本。規撫時墨。士之醜行也。凡在佔畢。共服此論。然醜行之近於利。祿也久矣。而有人焉。言行相顧。置遇合於度外。是必其廉恥較厚焉者也。異日有不劔民以肥家。虧帑以要上者。必此子也。若其惟利是趨。不愧不作。甘從醜行。是必廉恥較薄焉者也。異日從政。吾不能量其所至矣。舉子之去分校。裁一間。即分校諸公。大都近科衣鉢相傳。每況愈下。是故衡文得失。有關治道。隆污者。凡以國維之所繫。

者深也。抑又聞之。造物生人。皆有所用之。世臣自為童子時。不為干祿之學。數十年來。與人論說。必依於此。其始大怪之。繼則不乏同志信從者。是其窮而在下。而不欲自棄於無用也。閣下弱冠。負儒林重望。宜總持斯文也。久矣。哀哀同寮。濟濟門下。諒無不欲以得真士為光寵者。所望閣下力持此義。大倡鴻議。庶幾聞風而起。不負所職。三數科間。有恥之士。日出寡廉之迹。漸遠。集羣材以維國。是其為用。顧不大哉。閣下居西曹。幾十年矣。清操為天下第一。悉心衡決。無枉無縱。固宜獲不變之休。著刑措之績矣。而棄市者前後相望。後起案由。仍同前事。法日嚴而犯益衆者。豈不以吏出於士。士為民望。廉恥之道不昏。而非傷肌刻膚之所能奏效也耶。至於懷挾之風。實由乾隆中。陋儒妄以士兼五經。為文物之盛。於是刪摘濫起。馴至士人不讀本經。主試又以懷挾終不可禁。視二三場為虛事。夫誦詩三百。明著聖訓。論語半部。彰在史冊。孟子亞聖。尤長詩書。荀子老師。祇明詩禮。漢儒兼通五經。不過數人。況在晚近。閣下淹貫羣流。天下所共推尚。若於從容造膝之時。詳陳利病。必蒙聖明採錄。不以固陋致疑。得以復五百年專經之舊。其後場則專以史事疑義。與時務有比附者。發問治亂興衰。唯主通鑑制度文為。唯主通典使學者有所法守。又集館閣諸公之有經術者。依江都賢良策。意各守所長之一經。精心譔作。進呈。選其尤數。



十首詳加校訂刊布以為策式除搜檢之令聽士子自擇所處稍增謄錄對讀之數嚴責外幕使必於三月八月二十日嚴事不可草率錯落稍寬校閱與進呈之期頭場上堂主試官不得遽行批中必俟三場並薦公同校核方定去取揭曉後敗卷到部責成堂官分派司員查核如分校有於二三場竟不寓目及使隨丁照對讀黃點斷句舛謬者嚴來重處覆奏下乃發敗卷士子領卷後有後言得實者兼坐部員主試仍將二三場佳義同頭場一并刊行批明去取之故雖不無倖進逸才較之現事其相遠矣如是則績學之士必可得波靡之習必可挽則世臣雖老死巖穴豈足惜哉

致沈小宛書

小宛我兄閣下接來書知閣下近治荀子世臣當壯年時即喜讀此書往來四方必置此書於行篋荀子之所持者禮也孟子喜言理而荀子喜言禮近人凌君次仲作原亂三篇謂禮由理而始生知此義者可以會通孟荀二家之說矣荀子喜言富國亦喜論兵然一秉之於王道與戰國策士不同惟荀子言性惡恃於孟子然此亦由末俗凌夷致荀子激為此言耳其言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偽即古為字言性善由於人為即孟子言擴充之義耳又其言曰途之人皆可為禹亦即孟子人人可為

堯舜之義後儒不察致斥荀子為異端被惡名於千載之下。此則吾輩所當表白者也。荀子之文平實而奇宕為後世文章之鼻祖韓非得其奇宕呂覽得其平實為荀門弟子而呂覽亦多成於荀氏門人之手也。漢代惟劉向氏能本荀子之意以為文遂得高視董揚世臣蓄此意已久友朋中無可語者今閱閣下亦治此書竊幸吾道之不孤故陳其管見以俟采擇。包世臣頓首。

### 李鳳臺傳

君諱兆洛字申耆姓李氏江蘇陽湖人也。本無錫夾山王氏。明神宗時有本成者育於武進三河口李氏遂冒李姓武進分陽湖三河口屬之故為陽湖人。祖衍曾國子生貽贈奉直大夫父徽蘭陽湖學生封奉直大夫。妣吳贈宜人。娶宜興路氏封宜人。子二。頴前歿。願國學生女一。適同邑陸佑麟孫六。曾孫二。君短身碩腹豹顧剛且面麻黑望之峻聳若不可近而就和易終日手口不停輟而未嘗有疾言遽色。幼聰慧好讀書日能熟百餘行。子以嘉慶庚申識於白門壬戌過試主其家七月徧檢其所藏書卷逾五萬皆手加丹鈔校美脫正錯悟失口舉十三經無遺失。上自漢唐下及近世諸儒說條別得失不檢本尤嗜輿地學備購各省通志較之千餘年來水地之書證以正史刊定願祖范讀史方輿紀要之與原史不符者並世先達唯聞

化戴簡恪公友生中。唯吳沈欽韓文起記問差足相上下。餘無能為擬似矣。而處以下人。見一材一枝殊么小。感加推掖獎借。自以為不及予。推於君六歲。所學至淺陋。而君見說儲稿本。謂其處周亭林詞境敬興。以塗改勾剔具無。農手為繕清。至十餘萬言。楷法一本渤海。十日而畢。予逢人誦說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吾申者其幾近之。聞者駭然。久之則皆以為知言也。成童應縣試。陽湖令陳君見君年最少。而投卷太速。疑之。君應答如流。陳君歎詢家世曰。汝可即歸。吾不招。覆汝矣。通場雖皆未投卷。然知必無及汝者。招覆非第一。不可。汝童年初試。即蓋一邑。非吾之所以期汝也。即在廳事書聯為贈曰。他日定成名進士。乃翁真有好兒郎。一時傳為佳話。旋丁吳宜人憂。服闋赴試。督學使為仁和胡文恪公。奇君文。既首擢。及發落。文恪已將君原場及覆試卷刻成。九學諸生各給一本。曰。歸家熟讀之。若母簿。孝生新進老夫。衛文半天下。未見有如孝生者。與嘉慶甲子。應江南鄉試。領解。乙丑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戊辰散館。一等。授知縣。選四川。親老告近。改安撫鳳臺。鳳臺為壽州分縣。民悍同毒。而地特瘠。君莅任。知漢考。政在邑境。勸之。今名焦岡湖。濱淮。而山岡環繞。易為旱潦。君增隄防。設溝閘。督耕耘。民以有歲。邑多粟。積為通盜。藪者相望。君常騎率健勇。循巡閭里。每出不意。得其魁。又察其中有重氣。即於然諾。

者。撫用之。盜以斂戢。卒未秘百文敏公任兩江督。先是儀徵有劫殺巨案。賊一家三命。文敏偵得先盜為蒙城人。而匿鳳臺。嚴檄兩邑限一月捕送。君偵知容隱先盜之巨猾。不受捕。乃召撫用者至內室。賜之酒。餼曰。吾當解組歸里門。故與若作一劇。飲受撫者怪語不倫。請其故。君示以督檄。受撫者曰。役故知其人。匿巨猾家。然力不能。取君曰。若力能取者。吾早以捕事責若矣。吾即去此。若亦不能終做好人。故與若作別耶。受撫者嗚咽良久曰。有一計。或可試收役家。屬於獄。而發硃簽諭役往。然三日不回。則役死猾家。已役之妻若子。可終身伺應夫人。公子供灑掃。幸得延宗祀。君諾之。猾家距城二十五里。受撫者即日。至猾家。猾款之曰。雲泥路隔。已三載。何幸臨此。得毋為儀徵案耶。示以硃簽。猾曰。信在此。可召出。具飲而商之。先盜出。則曰。我公之新友。而彼則舊友。且我一身。而彼一家。願為新友之一身。陷舊友一家乎。我即從入城。即次早。猾遣長矛二十。護送至城門。而返。蓋先盜至。趨動。猾恐受撫者非其敵也。君初遣受撫者下鄉。即於署內置堅檻。並集昇者。護者百餘人。以需受撫者。引先盜至。君適在廳事。識他。獄一。訊名。姓。立檻解蒙城。而身督護送。鳳臺去蒙城七十里。中道有鎮。為分界所。檻車入飯店。君降輿當門坐。環觀者如堵。君曰。此巨盜。斷不能捕。而我竟捕得。若等知吾樂否。取巨觥痛飲。又命侍者酌飲其父老。與話。曹謀不可休。

醉甚乃升輿前行。猶已遠數十健者來劫。見君攔店門轟飲。遂出鎮外候良久。君與過猶黨問檻犯何尚不來。答以隨後。猶黨既返。君即改乘快馬疾馳。至營會蒙令受。先盜詞即聯銜會印通詳。聲明鳳邑捕得遊散交蒙邑轉解。儀歸案。君返鳳之次日。先盜趙蒙鞫蒙。今先以虧缺奉督院嚴詰。事未竟。又失先盜。遂緝君嘗語于曰。鳳額泗三府州揀集五千人。可以方行天下。然唯其豪能用之。官用之必帥至千里外。或客兵勢盛。足相鈐制。乃可否則騎蹇。難為降伏已。然則君真體察北方強者之性情。至熟易。故機一發而必遠。非徒恃智若錄矢已也。甲戌。君奉奉直君諱去官。以交案羈滯。歲餘服闋。例還原省。君無意出山。而鳳臺猶有官項。就館數年。以脩脯補虧缺。官事竣。遂旋里。江陰延主暨陽書院。居之二十年。而卒於家。年七十有三歲。君為諸生。每試必冠曹。士論謂君文利小試。遣子弟從君遊。求弋獲技。故前後從者數十。無能受君之學者。及主講暨陽。江陰人士頗能信受。毘陵之雋亦從而假館。四方巖舟問字者無虛日。君乃得各就性情所近。分途講授。就染既久。多有能得其一體者。古今文辭行世者。君無不披覽。時論盛推歸方。崇散行而薄駢偶。君則謂唐宋傳作皆導源秦漢。秦漢之駢儻實唐宋散行之祖。與子持論若筌。譬而予以辭達為宗。君則規撫體勢。朋儕中能文者。偶過君。君輒仿其章句。至本人不能辨。亦以此少所自得。

唯官鳳臺時謀邑志十卷。晚年校刻輿圖，督造天球，為精心之作。君名日益重，求文者接踵。君自信其文非行遠，遂亦不甚珍惜。點竄來牘，率如人意。付去即棄，獨門弟子各私錄副。或有檢得於故紙者，咸寶守之。君既卒，首選弟子蔣彤為年譜一卷。又述平日所聞，仿宋人語錄為醫陽問答二卷。郵致乞志墓。其明年，薛子衡又為行狀，而高承鈺、袁輯同門所藏君文，以聚珍板排印為廿六卷。猶以君文多散軼為憾，欲隨訪隨錄，俟備更付梓。此郵排印本來乞傳道光甲午春，予過常州，以張館陶墓表郵書質君。君覆云：袁頰已極不數年，亦當以此事相煩。是君固早命之矣。予無以辭，故編次所習，略不取材。譜狀以傳君之真焉。道光乙巳八月望，包世臣書。

### 書二趙事

臺灣之役，鎮臣柴大紀守城半年，以易子析骸入告。督臣李侍堯尚未渡臺，故貴西道趙翼從戎幕。

上得鎮臣奏，憐臺民死守，而大兵不時至，發六百里加緊諭鎮臣，以兵故遺民內渡。命督臣拆看，即時封發。侍堯以示翼，翼曰：翼目昏，願於帳外就明視之。遂失所。在閱二時始至。侍堯大怒，翼曰：中堂尚欲封發耶？柴總兵內渡之志已久，畏國法故不敢。一棄城則鹿耳門為賊所有，全臺必失。且以快艇追敗兵澎湖，其可守乎？大兵

至無路可入。則東南半壁從此多事。宜封還此

旨。已繕摺矣。侍堯大悟。從之。翌午接追還前件之

諭。及摺回侍堯膺

殊賞。而大將軍福康安續至。遂得由鹿耳門進兵破賊。大將軍既告捷。而逆首沐奕文為淡水同知某所得。趙五者同知之父行也。他友聞獲林逆。爭繕稟稟大營。而趙五顧高卧。漏初下。同知押林逆至署。聞趙已卧。怪之。排闥入問。趙五曰。將相親督大兵勦賊。而首逆顧為汝得。汝尚欲逃死耶。同知大悟。求計。趙曰。此去大營二十里。即押林逆謁見大將軍。但云同知今日巡山。遇一人持馬鞭問大營所在。云身犯重罪。欲歸命大將軍。而不識路。乞指引。大將軍虎威震懾。使逆賊不敢逃死。微同知一小卒皆能引之來。深自謙抑。若大將軍必欲入薦贖者。則以死辭。如是當不失富貴也。從之。大將軍大悅。遂奏親擒林逆。而附片薦同知為臺灣道。二趙事。近世少有知者。無錫周姓與予同寓揚州市肆。言其時親在督臣及大將軍營。目擊云。

包世臣曰。趙五不知何許人。聞其後在臺灣道署用事。納賄賂。囊實十數萬。遂至吳中。買聲妓娛樂。以死迹。其行徑蓋非君子。然當辟於好樂之時。而能計深遠。亦識時務之俊傑也。翼博覽有文采。以近利見。薄清議。然其功在民社。享上壽。博盛名。宜矣。

世有能見事勢而嘖嘖不言以為奉令承教可告無罪而自致醜毒以債乃公事者  
可勝道哉

山東館陶縣知縣張君墓表

君諱琦字翰風別號宛鄰姓張氏江蘇陽湖人初名翹故字翰風宛鄰者以善顧宛  
溪讀史方輿紀要之書欲刊正其舛悞為德鄰也陽湖常州附郭邑君族聚居大南  
門德星里丁中才數十然十餘世以儒為業常州文人顯宦大都著門下籍故雖貧  
弱不遠而為名族稱常州大南門張氏祖金第寄籍天津縣學生貽贈翰林院編修  
妣白氏貽贈孺人父塋賓本縣學生贈翰林院編修妣姜氏贈孺人贈君蚤世君之  
兄編修惠言世所稱臯文先生者方四歲而君為遺腹誕彌之日則乾隆甲申十二  
月十四也孺人以紡織撫兩孤年及就傅無力行束脩族人外出教授率半月有一  
歸者孺人具蔬食招使授君兄弟書而自督念誦漸能解字義審句讀博覽載籍轉  
益多師編修通許鄭何虞氏君通馬班陳范氏編修工選賦君工選詩編修工篆君  
工分君晚以分法入真行尤沈酣蹈屢完固不可犯其古文倚聲舉子業三事工力  
略同而編修雄厚君幽深卒不相襲也君故善隱憂蚤歲慨然任天下之重究生民  
利病甚悉既不得於有司嘉慶壬戌編修復捐館次年君一子珏孫繼致遂嗒然意



盡棄諸生以醫自需及舉次子曜孫乃浪跡齊魯晉鄭間癸酉適至都友生援例強與順天試領薦應甲戌春闈挑取騰錄庚辰冬傳補

實錄館騰錄官道光癸

未議叙知縣其夏籤分山東試用君年蓋六十矣以季冬署鄒平縣事山東州縣倚錢漕羨餘為生歲饑則無入項而供億饋遺不能減故相率諱災是歲鄒平旱無禾

君以封甲之次日受事見大田皆龜坼未種麥時山東巡撫為今直隸總督一等侯琦善承宣為今廣東巡撫朱桂楨二公皆知君君受事即下鄉諭父老僉謂初秋報

旱被前官鞭扑秋災例不出九月令徵漕已竣何敢更報報且何益君曰若以荒田輸漕筋力已竭上忙倏開徵又將安出若其以秋冬無雨不能種麥為詞我徧歷四

百七十二邨莊小除夕乃能回署是日各邨莊以一人至城我新歲攜若詞進省白大憲當可蒙恩緩征也父老莫不涕泣至期畢集甲申正月四日君旅賀二公舉復

謁朱公呈牒備述所見窮困狀朱公以白琦公破省例准君贖而附近鄒平之十六州縣災形同春因得共贖二公彙奏緩征至秋後未幾長山縣解搶奪受傷事主至

君受其詞則曰賢父母莫問彼猾吏欺吾父母初任小人必不與休賢父母母代人擔重咎君曰若失事所得母有大樹否在大樹南抑北耶曰在樹北五六步君曰若

是則吾界也吾歲底徧勘却遂見大樹知為長山分界處出官圖示之其人愕然曰

小人見賢父母下車即為合邑民請命。在署每日堂訊五七次。無不公。凡厭人意。小人傷已平復。所失止布三匹。錢兩吊。若以此累賢父母擔處分。小人心不安。且為合邑父老所唾罵。小人不願訟矣。及五月卸事。鄉民餞送萬數。以迄其境。七月署章邱縣事。章邱距會垣一程。紳富所聚尚氣好訟。而院司道府五署書吏千數。皆章邱人。章邱例單日放告。月十五期。新舊事至二百紙。五署書吏走書請託。使長官不得舉其職。負者復不甘。上控五署。特樞官吏短長無虛日。甚者暴越入都。至難治。君自鄒平回省。而章邱缺人。朱公以君名上。琦公曰。張君長者。或非理劇才。况章邱之健猾耶。朱公曰。正以章邱健猾。欲得長者化導之耳。琦公笑遣君。章邱固緩征十七州縣之一也。壤接鄒平。習君治聞君至。則已悅服。視事月餘。民以瑞穀來獻者接踵。有至四穗五穗者。君謝罷之。曰。去秋旱無禾。今春旱無麥。陽氣深伏。得暑雨潤發。地力足。故生長倍常耳。然他邑同被旱者。卒不聞有此。一日當期。君閱所收詞。有原被中證。皆鄒平人者。不可受理。反之。其人號咷曰。自父母去鄒平。民受屈者多矣。然無如小人之甚。知父母不能越境理事。私念此情。得白於吾父母前。則不啻伸雪也。故來此。時同具詞者百餘人。皆為之嗟歎。有泣下者。君莅章邱歲餘。五署書吏竟無一紙至。而結正新舊事二千餘起。亦無一案翻異。控及會垣五署。會朱公擢山西巡撫。未行。

而奉諱君上省唁送因謁琦公琦公曰朱公知人君在章邱真不愧治大國若烹小鮮者也乙酉秋西府歉收次年春旱又遭風霾三日夜至對面不見物沙塵壓麥苗皆死黍不能藝大吏訪郡縣籌接濟館陶在西府尤為瘠悍其長官遂引疾去君往代比至則飢民聚搶富室之粟已積十餘起而旱日甚邑故有龍王廟在城外君虔禱得透雨田可耕乃嚴捕諸搶案為首者又嚴勸富子得藉借貸裝點圍陷其平日所不快狀悉分別置論民以大服君察災勢度民力雖已平糶倉穀不足全活因請普賞兩月口糧館陶故福小君造送應振戶口冊視鄰境大邑且過倍上游頗以君為不堪事忽奉中旨責問歲饑狀甚切乃按臨災區災民迎訴振弊無不至唯館陶災情錢數悉得實始撤參尤玩視者數人而厚慰君既而臨濟堂邑邱冠革五州縣環館陶四面蝻孽覆地至不見如毘連館陶處一線如界結者妒而移置之則皆蠕蠕返故處及成飛蝗東面者東飛西面者西飛蔽天翳日而無犯館陶境者君前在章邱蝗自東府來及界退飛館陶民素聞之而未信也至是乃相與謳詠君德君歎曰神憐吾民瘠苦宰官與食其福吾唯當勉為好官若等勉為好人敬承神庥耳入秋禾黍茂忽大雹如盈碎屋瓦君念撤禾必不堪此即出署履勘吏役諫不聽西門外故有窪田千餘畝被水佔為泊深尺許不可涸君至泊所覓已堆滿出水

面比至大田苗殊無損傷。召問邨農。唯言午間有大雨一陣。不見冷子。冷子者。東人呼雹也。偏勘四境。皆不言有雹。初。君禱龍王廟。見頽壞甚。議與邑紳移建城內。邑廟側隙地。邑紳難之。既大熟。畢獲。忽廟壁圻縫。見物如蛇。方首兩角。巖巖。偏身鱗。作金色。羣謂龍見。聚觀三日。君詣拈香。謂衆紳曰。若神願遷者。即隱形。語畢不見。移廟之議始決。嗣後祈禱皆應。迄君之卒。館陶無歉歲。君未沒。館陶前二載。館陶民被奸民馬進忠。里誤者甚夥。及壬辰春。奸民尹老須。案發。黨羽連五省州縣。以失察被議者百數。尹老須。隸直隸清河。館陶與接壤。竟無一人汙染者。論者數為儒效。君以丙戌四月署事。戊子正月補實。癸巳三月十二日卒。官前後在館陶七載。年七十歲。君為政不矯激。無奇異。唯以近民為宗。不緩為的。用法恕而執之堅。十年操持如一日。陋規可取者。仍之。錢漕則規前任十年內。至輕者。以為鎮公事。應為者。所費不多。則任以獨力。鉅工則勸諭紳富而已。為之備。至於服食起居。取具而已。通籍之前。故有適負四五百緡。及宰縣。所歷多優缺。而身後遺累。顧倍差於初。集寅好賻。乃克以喪歸。其理訟也。原被中證有一人到案。即受詞而遣之。以其詞質。後至者。莫或狡飾。不承也。若情事轉轉甚。及須履勘者。亦不過再認。故事自簡。而人不擾。章邱至繁劇。半載後。訟減已大半。館陶後數歲。常旬月無赴愬者。御書後至麗驛。騷小民者。論如法。

然籌其生計必均必一。故民懷而吏不怨。生平所著述戰國策釋地二卷。素問釋義十二卷。古詩錄十二卷。已版行。自定所著古詩文辭目錄。付曜孫去。取其屬命母得增採一字。纔三四萬言。藏於家。

上海縣新建黃婆專祠碑文

道光六年。沙船在上海受雇。載江蘇布政使司屬額漕百五十餘萬石。由海運抵天津。兌交官撥。駛鯨波五千餘里。不兩月。蕞事米數無所損失。而質堅色潔。為都下所未見。中外慶悅。於是上海土民相與謀曰。黃婆誕降至正之初。自崖州附舶至吾滬。烏泥溼。教民紡織。棉始為布。化行若神。法流松太。近世秦隴幽并。轉傳治法。悉產棉布。然松太所產。卒為天下甲。而吾滬所產。又甲於松太。山梯海航。貿遷南北。黃婆之歿也。鄉里醮葬而祠之。遞遷遞毀。樂利在人。尸蠶無所有功。則祀之。謂何。常用為恧。今茲幸以沙船運漕。懋著成績。而沙船之集上海。實緣布市。海埔產布。厥本黃婆。飲水思源。不僅生養吾民而已也。合詞籲聞。宜必得請。則皆曰。諾。有司稽諸載籍。則有徵信。以轉請於上官。士民聞黃婆之得建專祠也。爭捨貲財。不勸而集。隆楨棟之制。極輪奐之飾。趨事孔亟。不日落成。附近郡邑。歡呼感慕。捧腥熟。挈香楮。僂僂踴躍。泥首階下者。肩踵相摩。嗣以公膺有海運功臣之語。近涉章附。上官指駁。格於入告。滬

人以未列祀典不足稱成功盛德。微言於子。以記將來。余應之曰。顯晦有時。神人一  
致。夫以棉布之利百蠶絲。而無主祀之神。異日秩及無文。舉先棉之祀。舍黃婆。其誰  
與歸。諸君子推本海運。歸美黃婆。固非無說。然國家承平二百年。徒以河事多故。偶  
舉海運。著績也。猶暫。至於松太兩屬。方壤不過二百里。歲供編銀百餘萬兩。額漕六  
十餘萬石。而因緣耗羨。以求利者。稱是其地土高水下。風潮日至。沙鬆不保。澤雖得  
木棉。種於闌廡。差宜土性。而車弓未作。莫利民用。農不償本。久必罷廢。追呼急迫。馴  
致流亡。則慮財賦之邦。鞠為甌脫矣。而今數百年來。紅粟入太倉者。幾當歲會十二。  
朱提輸司農者。當歲會亦且三十而一。而士民仍得各安生業。稱東南樂土。其以宜  
遊至者。又皆繫駕齒肥。以長育子孫。凡所取給。悉出機杼。以此程黃婆之功。其仰關  
國計盈虛者。較之海運。奚啻什伯而已哉。滬人以為然。故為之銘。其辭曰。

天憐滬民。乃遣黃婆。浮海來臻。滬非穀土。不得治法。棉種空樹。惟婆先知。製為奇器。  
教民治之。踏車去核。繼以椎弓。花茸條滑。乃引紡車。以足助手。一引三紗。錯紗為織。  
聚如文綺。風行郡國。昔苦飢寒。今樂腹果。祖賦早完。昔苦通負。今樂盈止。以安子婦。  
我衣我食。五百年所。遠矣明德。誰忍忽諸。享祀不聞。墓沒祠蕪。無隱不彰。新廟奕奕。  
滬民奉當。神饗具醉。降福吾民。自今有歲。歲有民足。居足思隱。敢告司牧。

碑傳集序

錢儀吉

於戲盛哉。自天命以來。王侯將相。卿尹百執事。碩儒才彥之名跡炳著於國史矣。而金匱石室之藏。外人弗得見。冀承乏會典之役。幸獲展觀。亦不敢私有寫錄。今乃采集諸先正碑版。狀記之文。旁及地志雜傳。得若干篇。略依杜氏大珪焦氏昉之例。以其時以其爵以其事。比而輯之。為若干卷。其於二百年文獻之林。不啻漱之一塵。海之一勺耳。果能口誦而心識焉。可以考德行。可以習掌故。不徒飛文染翰。為耳目之玩已也。或一人之事。雜見他書者。同時之跡。及其子孫言行。有可稱者。間為附錄。擬於本篇。或論一事而臧否不同。或述一事而甲乙又不同。或推挹過當。或沿習忘反者。亦往往有之。自知言者觀之。固可考信而不惑也。而要其大體。主乎樂道人善。以為賢士大夫畜德之助。爰取湘東王之事以名之。後有得者。當為續次云。

碑傳後序

嘉慶二十一年。江西漕項奏銷冊達戶部。列其目。有里民津貼銀未者。按部例。無有謂外吏之私徵也。嚴詰之。三以何年始。以何年徵。皆不能知。惟舉乾隆以來漕督奏中嘗言之。上湖雍正元年。

於諭旨。亦嘗及之者。以對部議。以他省治漕。皆無是顧行之已久。可無罷。宜如舊徵而

以其歲入解部備他用。既定案矣。會予再莅雲南。司檢舊牘。見乾隆季年報部冊。固有之。絲歷數十年。未嘗駁詰。疑必有故。今於其事之創始。雖不可得詳。既謂之津貼。則必以濟運可知也。若破除為他用。則運費不足。而丁病州縣。因以多取於下。而民亦病。且今將自乾隆以來。盡追索之耶。抑自今年始也。進退皆無所據。不若仍舊便。尚書索綽羅公用子言。更其案。而解部之議。寢時道光三年也。後數年。讀李穆堂侍郎所為郎溫勤公墓誌。其事乃大明白。江右多山。裕道險。漕糧以小艇木筏盤運。於是。有里民津貼夫船費。載於賦役全書。康熙三十八年得。

旨。江右所屬州縣。多處山陬。百姓自願貼費運米水次者。聽著為令。當是時。部臣亦嘗議停減。總督范公與即公先後疏爭之。漕運賴以濟。侍郎之言如是。竊幸前者持議不刺謬。又以見舊章之當博考。而文字之益為無窮也。久之。讀八旗通志。范承勳即廷極傳言之益詳。時方輯諸家碑傳。蒐羅舊聞。謂其有裨於實用也。日舊不能以已。遂書之以為後序。



記沈林

錢泰吉

錢子讀易至旅之六二。感念舊事。喟然曰。童僕而貞信有賴。若沈林者可與噫。沈林死矣。沈林鄉人也。愿謹無他能。幼事我從祖肖巖先生。餘十年。從祖歿。隨我叔往山東。叔卒於署長清縣丞任所。無以飲。沈林號呼於眾。縣人鮑君憐之。任其事。叔母始得攜弱子女扶柩歸。沈林奉侍甚謹。從父中丞公愛沈林。召之役。沈林時時節廉直。餉幼主。念及舊恩。必泣。如是者十年。錢子曰。吾見為童僕者。當聲施赫赫時。務欺詐。弄權市利。以肥其身。爾。遇變故。則鳥獸散。甚或盜所有。忠信可任者。百不得一。二市朝則滿。夕則虛。其理固然。瑣瑣所賤。何責焉。必繩以生死不變之義。彼狡黠者。且反脣相稽。謂士大夫厚恤親故者。何不多見也。噫。若沈林之思顧舊恩。固結而不解。詎獨人奴之藥石耶。鮑君於旅人。焚次之時。不惜資斧。亦薄俗所難。而我錢氏所當不忘者也。惜沈林愿樸不能舉其名。但頻呼鮑善人。鮑善人云。

記介休獄

某歲元旦。盜入介休富人王氏之室。殺其母於庭。脫金臂環一雙去。王氏子具言姻家某貸環於其母。勿得。某氏子怒。誓曰。若旦夕死。我必折若臂。取若環。數日而母見殺。舊時傭工某嘗竊雙環以逃。久不得鄰人某左右之。疑皆與某氏子通。縣乃捕三

人者。榜掠之。皆誣服責問。環所在則不可得。久之。縣獲盜得雙環。盜言心利王氏餓於財。知王媪元日必五更起。至別室焚香於中庭。無侍者。意其首飾價不啻可攫取也。前夕與黨數人入其室。伏於奧。伺媪至。搯殺之。不意惟雙環亦既殺媪。則取環踰垣逃。驗視盜環與王氏狀所言鏤文銖兩皆合。王氏子謂非己家物。堅不認。且狀言先後所失實四環。以是獄久滯。時我從父中丞公守平陽。大府檄往治之。公微服至介休。訪求嘗傭王氏家媪。問王氏製環失環及母死時情狀甚悉。乃至製環者家。取視其簿籍。今如式製一環。期五日得。戒勿泄。至五日坐堂皇。召王氏子曰。爾家事我皆知之矣。某歲月日。爾為母製環二。某歲月日傭工與爾子適市。觀賽社。爾子攜一環實失之。傭工愿人也。懼而逃。爾子泣於市。鄰人某送之歸。傭工無辜者也。鄰人有德於爾子者也。爾忍誣之。某月日。爾又令工製環一以奉母。某氏子見之欲貸環。爾母急佩之臂。某氏子怒而去。某歲元旦。爾母為盜所殺而失二環。今前所失一環已得矣。出諸懷。擲與之曰。非耶。王氏子不意公知前事之詳。聞言色變。執環視良久曰。鏤文是矣。然新製者非也。公曰。爾言良是。然盜所得環實爾家物。爾不肯認者。懼前言之誣耳。爾母死。爾痛甚。倉卒具狀。情實未得。不爾罪也。然獄久不決。盜首已斃。傭工鄰人某氏子。幾瘐死。爾何忍。乃出製環家簿籍檢示之曰。爾家但有二環耳。前失

其一母死時失其二安所得四環更出盜所得環指其一曰是先時所製雙環之一也鏤文工巧甚宜爾母之愛之也又指其一曰是則孺子失環後所別製者戚暮迫促文較粗是非爾母所常佩之臂者耶嗟哉爾母佩是環而殺於盜而又幾殺數人也爾忍見是環耶王氏子聞言哭曰公神人也某無疑矣乃出某氏子傭工鄰人於獄而誅盜黨之尤桀黠者

東南水患論 江西水患附

李祖陶

天下之患有積之數百年之久。已成痼疾。及今治之。尚可以救。再遲數十年。則病入膏肓。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東南之水患是也。蓋大江為東南之紀。凡四川兩湖江西江東六省之水。皆流入於江。以入海。此如人身之有腸胃。腸胃通利。則上可以納飲食。下可以通大小便。而人無病。否則積之於中。其人必脹塞死矣。道光甲午。予館吉安府鰲州書院。為張南山司馬書黃梅禦災錄。後謂南紀之有大江。猶北紀之有黃河。黃河水挾泥沙。性善怒。惟有以堤束水。以水攻沙。庶可保全旦夕。南方則厥土塗泥。又處處石山高聳。沿江縣邑。以禦其暴。故水患時有。民亦不致蕩析離居。乃數十年以前。水患未劇。近歲則頻頻告災。無異於河。因由辛卯壬辰癸巳等年。雨水過多。然雨止而水不即退。有延至二三月而後。田土涸出者。其故何也。則以大江兩岸處處圍地為田。與水爭地。故致橫潰四出而不可止也。且瀕兩湖之水者。南莫過於洞庭湖。湖旁為人圍佔。湖不容而溢於江。荆州沔陽。遂處處為患。通湖北之流者。北莫過於漢水。漢水自襄陽南下。折東至漢陽。府下流水面狹於上流。堤逼水築。水漲無可宣洩。漢川天門等縣。遂長在水中。予丙戌丁亥戊子等年。在湖北學幕。隨使舟上下。熟察情形。嘗作七古一首。以言其意。大旨謂湖北不可築堤。無堤則水勢散緩。

雖大雨而不為災。譬之一杯之水固虞其溢。若注於大盤則見盤而不見水矣。主人與幕中客皆駭其言而卒莫之能易也。至黃梅以下則江漢與彭蠡會。禹貢所云三江也。水勢洪大。倍逾黃河。而處處圍田。處處作室。江面漸狹。江水遂不能暢流。且地盡墾闢。沙土無草根壩住。雨即湧入江中。江亦漸淺。夫江面不濶則容水不多。江底不深則洩水不快。加以淫雨連綿。蛟螭怪發。水安得不橫溢為患。黃梅居其中間。上湧下逼。區區土堤一觸即破。此韓子所云引繩而斷之。其斷必有處者也。司馬出其全力為黃梅禦此大災。固非尋常吏治可及。然職守所拘亦不過眼痛醫眼足痛醫足。至於洗滌肺腸流通血脈上令咽喉可以吞而不致哽噎下令尾閭可以洩而不致鼓脹者則未暇及也。他日擢居言路或持節坐鎮一方。知必有道以處此矣。其時予尚未與吳竹庵司馬相交。文亦統論東南而非指江西。後竹庵以所著此君園稿付予勘校。得見稿中之文有與予暗合者。其記登新吳文昌閣也。謂文昌閣居考棚之中。西望遠山隱隱。杳與天際相與論。棚民間墾之勤。稻畦竹林與山俱上。桑麻雞犬如在雲端。然而地力盡開。山皮亦破。驟雨冲激。往往淤塞良田。填高河路。桑海變遷。將有貽患於數百年之後者。乃生息既蕃。無田可耕。遂至斬山佈種。跨嶺植松。園緣人力之勤亦迫謀生之亟也。落落數言禍之根已揭出矣。其為石鐘山新洲記也。

謂石鐘山臨水為高石皆峭骨玲瓏水則穿穴激盪風來湧之則呼吸有聲此石鐘之所以名也丙申冬舟過湖口望上下石鐘山皆竝立平地水竟不至其足緣近年傍山漲出一洲與西岸土基相值岸既狹則受水之地不能廓具有容將水流之地漸且滯而難暢則此洲之繼長繼高所關非淺鮮也且夫江漢朝宗其東匯為澤者彭蠡也彭蠡統江西十三郡之水聚而為東西鄱陽湖東湖之水由徽饒廣信南康而來西湖之水由南贛吉臨南昌而來其合流在吳城之鐘子口其出路則惟湖口湖口之水阻於洲則將逆流散漫而無所歸恐江西之水災不可問矣予自丙戌以後未嘗北上不以此言為然後甲辰往安慶過之則石鐘竟絕響矣此猶腸胃間生一大毒上之飲食不能容下之大小便亦不能通利也其為江西之害可勝言哉其為江西水勢論也曰滄海果可為桑田也哉其說近於荒唐其變由於積漸蓋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予到江西三十年今昔情形已有月異而歲不同者如水勢日漲河道日淺不知伊於胡底也自戊辰需次豫章郡無論公所民房未有以水為宅者今辛卯以後水灌城內淹沒數次自東大街而東屋內水蹟皆及墻腰沿河居民以堤為命蕩析離居幾不能胥匡以生矣然而河道轉由此日淺十年前擢艘不聞起剝今起剝不止一處即出江以後閘河亦處處淺阻夫豫章各郡之所以淺由山土開

壑之日淤。開河以北之所以淺。由河工挑挖之不力。而其源則因海口狹而江水壅。江水高而湖水滯。近湖口又生洲數里矣。湖水艱於出。乃浸溢於江西各郡。水漲時則憂其深而不安於居。水涸時又憂其淺而不利於行。雖有智者不識將何以善其後也。於是有所為疏江之說者。裕魯山制軍守武昌時。見湖北年年水災。堤高則水與俱高。良由江底淤淺不能容納。即欲知會各省同力疏江而未及行。去歲恭逢聖主下詔求言。順天府丞臣陳寶未即以此言進。謂近年東南所以屢受水害者。非江水年盛一年也。其弊在下流積河成灘者。歲增數十區。而所以歲增之故。半由湖廣等處無業遊民私墾山田。每將所掘細碎沙石拋擲江干。或為雨水冲倒。或為潮汛飄轉。漸湧江心。歷時既久。高出水面。阻河成陸。下流蘇松居民。又以河田易種。交歲稅輕利重。往往據為己有。藉以謀生。小則數十里。大則數百餘里。與水爭地。無怪水之橫潰而為害也。臣愚以為及今江水未漲時。欽派一二臣工。如明永樂朝夏原吉表浚故事。乘駕小舟。順流上下。體察通江情形。訪聞濱江父老。孰為舊有之沙灘。孰為新增之葦蕩。灘形已成。應如何開壘。沙勢已聚。應如何疏通。究眾水滙江處所。應如何引而聚之。俾得蓄水力以去淤沙。大江出海口門。應如何濬而廣之。俾得泄洪流以順水性。繪圖貼說。恭呈御覽。或竟交閱視之人。辨理抑或分交各督撫細估。

工費量設丁力。委婉開導附近居民不得爭此些小之利以致歲受浸沒之災。並嚴禁江廣遊民不得於逼江左右拋棄沙石。庶江流順軌而水患可以永息。此摺言所以致弊之由。止以上游拋棄沙石。下游壅積沙洲為言。而不言壅山開土圍地為田。雖尚未盡而其奏請命官體察訪聞云云則實實可行。若果能行則江西尤大受其福。蓋江西之近年頻頻患水者皆由於鄱陽湖口之不能消湖水之所以不能消者由於江水一與湖平即能阻遏湖水使不得遽洩。禹貢所以言東匯澤為彭蠡也。江水或高於湖則且乘其隙以倒灌。黃河所為以濁流而淤運道也。如能由海口以上節節疏通傍岸為田者盡皆廢棄。中流起洲者並即剷除。則江水皆滔滔東下。鄱陽湖水與洞庭湖水即隨之而行。則東南之水患除而江西之水患亦除矣。然而此盛舉也亦大役也須為一勞永逸之計不可苟且以塞一時之責。首在用人須得一智深勇沈曉事而兼能任事如元之賈魯明之潘季馴本朝之靳輔者駐紮九江適中之地以主之。各省督撫相與應和從長計議按輕重緩急之勢以舉之。不一年可底於成費用浩大不必請帑亦不必開捐。各州縣皆依田科派不獨近江附湖者可派即遠不相及而有水流入於湖者亦可派以沙土隨流可下其受惠均也。工則調取附近州縣之丁計口給皆附近居民身被其患必樂於從事可不勞督責矣。大江



既治以餘力并治鄱陽洞庭湖及漢水大為民患者然後申飭州縣凡小港支流有水可入通川者即通川之歸於鄱陽洞庭者並加疏濬俾泥沙皆得隨之以入海并令州縣歲委丞倅巡查一遍有不如法者隨督責之則地平天成其功當與神禹比烈矣蓋禹之治水也禹自言之矣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言先決大川之水使歸於海後決田間之水使歸於川也孟子復代言之矣曰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當洪水橫行懷山襄陸何以能使之由地中行則疏淪決排孟子復歷歷言之而非如近人築堤作壩以障之也夫東南之水無大於長江者江西之水無大於章江者長江以大海為歸宿章江以鄱陽為歸宿而鄱陽之水又流入長江以趨海故必江水深通由地中行而後湖水不致壅積湖水不致壅積而後章江得順軌安流章江得順軌安流而後各郡之通川小港及田間畝澮溝渠之水皆不致橫溢為患此猶人身腸胃通達血脈周流而上之咽喉可以納而下之尾闈得以消也吳竹庵有見於此故言之重焉詞之複焉雖未及疏江而意實重在疏江陳府丞李其意而申言之而後治病之方一旦為之拈出但需善於用藥主攻伐而不主補劑耳予故牽連書之而為此論世有大力者行之則東南數千里之福亦東南數千年之福也咸豐元年七月上高亭祖陶撰

明總兵官黃朝宣事迹考

吾邑黃朝宣事迹多無可考。其見於明史何騰蛟傳中者略具末後一節。蓋崇禎十六年騰蛟巡撫湖廣。逾年國變。福王立。左良玉舉兵。騰蛟赴水。遇漁舟救起。轉至長沙。集條屬痛哭起兵。而兵不足。遣章曠副將黃朝宣。張先璧。劉承允。兵朝宣自熱子。齋先璧自淑浦。承允自武岡。至。兵勢稍振。順治二年。李自成斃於九宮山。其將劉體仁。郝搖旂等。以眾無主。議歸騰蛟。率眾四五萬人。驟入相陰。距長沙百餘里。城中不知其來歸也。懼甚。朝宣即引兵還熱子。齋既搖旂等歸順。復招其黨袁宗第等來降。而自成將李錦高必正。騰蛟復命堵胤錫招降之。眾驟增至數十萬。騰蛟欲以舊軍參之。乃題授朝宣先璧為總兵官。與承允赤心郝永忠袁宗第牛進才及董英馬進英馬士秀曹志建王元成盧鼎並開鎮湖南北。時所謂十三鎮者也。騰蛟銳意東下。拜表唐王。與監軍李膺品先至湘陰。期大會岳州。先璧逗遛諸鎮亦觀望。獨赤心自湖南至。為大兵所敗。而還諸鎮兵遂罷。騰蛟威望由此損。時諸鎮驕且貪。殘朝宣尤甚。劫人而剝其皮。永忠效之。殺民無虛日。騰蛟不能制。大兵破汀州。唐王被執死。而永明王立。以騰蛟為大學士。四年。大兵破長沙。騰蛟不能守。大兵入衛州。守將黃朝宣降。數其罪。支解之。遠近大快。章曠傳又言黃朝宣者。巡撫宋印鶴部

屬也。其見於明史者如此而已。而出身則皆未叙。夫騰蛟之赴水而遇救也。人以為得神之助。遠近歸心。其調兵也。以朝宣為首。其分鎮也。亦以朝宣為首。則朝宣之才。勇威名。必有表表於一時者。使能聯絡諸鎮。合力一戰。勝則死。灰復燼。唐王或不遽至於賤。不勝則橫屍原野。亦不令黃得功專美於前。宜不轟轟烈烈。一丈夫哉。乃始則聞郝搖旂等至。相陰而懼。抽兵先還。燕子窩繼。則與先壁逗遛。不前致李赤心。獨戰而賤終。則有城不能守。而迎降被殺。則是貪生怕死。而卒不免於死矣。曷足以污簡牘哉。然而予以東華錄考之。則所書有與此異者。一為寫李。載順治四年。遼撫總兵黃朝宣。至京。誅之一。為刊本。載順治四年。湖廣巡撫高士俊。奏攻拔衡州。安仁等縣。常德。衡州二府。生擒偽總兵黃朝宣。夫曰生擒。則非投降可知。曰逮至京。則生擒後仍不順從可知。曰誅之。則必非支解。合寫本刊本觀之。而朝宣之結局可知矣。考國初。延攬人才。其受降亦有分別。崇德七年。松山城破。大兵生擒總督洪承疇。巡撫卞民仰。總兵曹變蛟。祖大樂。皆奉養而使之降。其餘兵備道一員。副將十員。遊擊守備千百總官百餘員。盡殲之。朝宣當戰敗時。主將必愛其勇壯。傳令必生擒之。其逮至京。必誘之降。脅之降。雖百計奉養而終不變節者。故必誅之以絕其患。是其姑雖不足觀。而其後實能晚益。東華錄據我朝實錄而書。當得其實。明史或因傳聞。

之疑而失之也。舊劉縣志載黃朝宣上梅人。其父為雲南沐府儀賓朝宣。染舅家風。因習武事。明末沙州亂。沐府破。朝宣輟轉兵。間官至參將。不至與天沐同燼。必積有功勳。其事蹟皆不可考。而灣溪黃推官鼎彝三事始末。稱順治二年六月。南都破。而朝宣擁滇兵駐醴陵。為隆武固守。分宜縣今曹國祺與馬□曹舉人志明號召七姓子弟起兵。奉新昌陳會都泰來為盟主。而約朝宣以滇兵為外援。詎知上新兵起。而朝宣兵尚未發。故泰來志明等皆敗走。丙戌。上新遺燼復熾。朝宣果移醴陵兵。攻圍袁州府城。則其人亦不甚碌碌。舊劉志稱曾封江楚侯。固無稽。而新劉志并削其名不載。則太鹵莽矣。吾邑人物見於史者。前惟鍾傳。史稱高安人。由其時未分上高實。則生於視頭。今其遺裔尚存。舊譜後之見於史者。為黃景黃朝宣。然皆牽連得書。有姓名而無籍貫。遂使一侍郎一總兵事蹟皆在若滅若沒之間。轉不如曹志明附陳泰來傳。姓名書於目錄。籍貫紀於傳中。一開卷而即可得。然以東華錄觀之。朝宣之在國朝。必頗有關碍。故大書特書。不然新故之際。以頑民受戮者甚多。何以他皆不書。而獨書朝宣。此必得順治朝實錄考之。始得其實。猶之袁崇煥見誅於莊烈帝。至本朝儒臣讀書錄。而後知其故也。至於貪殘好殺武夫類。然明史劉大刀傳。且有微詞矣。於朝宣復何責哉。予故特為考次之。如右。

國朝文匯 卷六十四

三八 國學扶輪社印

以東華錄證明史之失。大書特書。黃總戎可不朽矣。

讀陳節愍公遺稿書後

明末國初。新昌有兩忠臣。吳公甘來與陳公泰來。吳公於崇禎末年與范景文倪元璐李邦華諸公。舉龍髯上升世祖章皇帝。特旨褒嘉。賜諡忠介。陳公則於南都破後。聞上高曹孝廉志明舉兵奮螳臂。競起於順治三年。兵敗死之。至乾隆中年。

高宗純皇帝。命儒臣纂勝朝殉節諸臣錄。始賜公諡曰節愍。兩公明史皆

列於大傳。不夷入忠義類傳之中。以其人皆素有本末。不徒以一節見也。顧史體謹嚴。刪削繁無所載。僅其大略。而繁重委曲之故。與處心積慮之機。則非旁考他書。暨讀其遺文。不可盡悉。吳公著有莊介公集。予得讀之。陳公文則未之見。本年予館郡城鳳儀書院。新昌李茂才向榮。一日過予。謂陳公後裔藏有節愍公遺文數十篇。不敢出以示人。予曾錄得數篇。一為南都上宏光疏。一為倡義機。一為諭驛傳道牌。一為遣招撫書。書最佳。似在謝疊山却聘書之上。予聞而大喜。亟取閱。上宏光書。首言今日為乾坤斷續。一大關頭。皇上當比迹宣光。而諸臣亦宜以尹吉甫。鄧禹。寇恂。諸人自待。不可悠悠忽忽。如唐之李。宋之南。中言先帝知臣。召對時。與聞機密。夜分商畫。情如父子。而臣之所以事先帝者。僅漕則雇船無貲。首捐二千金。以風百司。輕責

未支更得五萬金。以資軍費。關門告警。自請巡邊。旬日之間。築堡五十座。敵兵逼壘。相持半月。無隙可乘。乃捲甲宵遁。密約鎮臣吳三桂分道追之。戰於墻子嶺之南峪口。一日三捷。及以封差歸。墨土寇引張獻忠賊兵圍城。復率家丁數千迎路破之。此皆臣事之梗概。而未能報先帝之萬一者。暨皇上丕承大統。亟詣行在。聞揚城兵民之急。不憚以身赴之。圍解而疾作矣。然先皇帝之仇一日未報。則臣之心一日不灰。倘鬼伯稍緩須臾。則志帥終當慷慨。蓋其時馬阮擅權。惡直醜正。公知南都必破。故欲留其身以有待也。倡義機謂本寺昔膺□□之命。九邊豪傑半在戎麾。今散處山澤海濱者。聲息漸通。無不枕戈以待。該督滇黔大兵十萬。相機會剿。聞吾鄉好義。久切同仇。曩以統帥無人。輻輳憤發。此正攀龍附鳳。垂功名於竹帛之時也。為此出示曉諭云云。諭驛傳道牌。驛傳道指夏港載國士也。謂某兄先朝之孝廉也。父登科甲。相受誥封。高曾而上。孰非明之臣子。而忍一旦背之。即出受官爵。或為保身家計。亦何妨稍存故國之思。乃傾心竭力。惟恐敵之不強。明之不滅。可乎。匹夫一呼。四方雲集。以兄曾依傍聲氣。謀誤或有清醒之時。故駐師吳鎮。不即加兵。能悔則身名兩泰。執達則有罪不赦。其責備甚至。遺招撫書。謂泰來江西之賤士。而實先朝之遺臣也。近傳執事明示。欲盡明室士紳。而羅致之。泰來則不敢萌二心。一則先帝知而用之。

實宏且重得君如此何忍負之一則宏光繼統薄海彈冠泰來初起原職繼轉刑垣皆辭不敢就蓋有見於權勢朝陽苞苴畫構為翻案鞫黨之徒絕報仇雪恥之念倘靡好為負愧在天兩疏乞休潛寓規誣羣小恨其異己逆朋謀誣以族誅倘非大難再罹家已破矣然而終不敢怨且悔者以終可以告先帝也夫不敢負先帝以事宏光敢欺宏光以事他姓乎且癸未四月大兵畧地而返泰來奉先帝命實相阮於灤水之間左旋右抽未嘗稍讓昔相遇於原野今相繼於班行興言及此執事為若然矣夫執事之欲羅致士紳者謂可與之共治天下也今日江南無人誠有如所云求一廡養卒不可得者即意高蹈之流必抱忠愛之性然人而忠君愛國者皆天地間一種癡性漢也可與之守死殉道而不可與之違會來時楚適王陵而老母可割魏得徐庶而終身不謀士既有志不容強耳執事既聞薪燕之途宜宏江海之量來者不拒往者不追可也或慮忠愛之人不顧成敗每思舉義以圖不利嗟乎一君亡復立一君此雖耿耿之臣心實莫必夢夢之天命況事當其易雖中材可以有為時值其窮雖上智亦難為力嗚呼已矣包胥無可哭之秦庭諸葛無預籌之蜀鼎而又何憂耶末又言妻子不足顧而願得一閒曠之地以讀易終老熊太史暉吉跋謂視登山却聘書千載有光洵乎其有光也然以予考之遺招撫書當在倡義檄與諭驛傳

道牌之前。蓋當金陵既失。福王出奔。我朝即命親王帶兵至江西。復設招撫院於南昌各府。歸順者踵至。而唐藩立於福州。頗能振作。陳公與同邑漆進士嘉祉。舉人國士同謀。舉兵而國士旋受招撫。轉為出力。陳公孤掌難鳴。遂欲邀迹入山。故有銷鎗遣妾祝髮。結廬遊黃蘗諸詩。當事聞之。即欲具書招致。公主意已定。將入山。而先留此書。亦婉亦嚴。即願亭林與當道書之意也。會上高曹舉人志明為南臺御史。汝蘭之裔。世受國恩。與邑中七姓子弟倡議勤王。情同邑黃總兵朝宣。擁重兵屯割索州之燕子窩。可以為援。而請陳公以重望為盟主。公幡然從之。遂作檄文布告遠近。兼諭國士回頭。檄中所云督滇黔閩粵大兵十萬者。指黃朝宣也。聞吾鄉好義志切同仇者。指曹志明也。其後兵起。朝宣率於湖南何騰蛟之檄。不能赴援。公與志明遂敗死。志明明史無傳。事跡附泰來傳中。明說志明倡而泰來應。其前委曲事皆不能詳。此須合新昌縣志暨潯溪黃鼎彝三事始末閱之。而後可見其全。茂才跋語謂泰來不知所終。以誤次此書於檄牌之後。故疑以為然。若果不知所終。則為國初遺老矣。安得乾隆間賜諡與祭哉。太僕寺與僉都官皆加於唐藩。非加於福藩。遺書謂立朝不滿五月。受秩不過七品。其明證也。然茂才不錄此書。則無以補明史之缺。而予亦終身不知。此中有許多委曲矣。文獻足徵。豈不快哉。吾鄉當明末國初之交。



忠臣義士磊落軒天地者。暴衆清江有楊公廷麟。南昌有萬公元吉。宜春有袁公繼。咸新建有姜公日廣。臨川有揭公重熙。新昌有陳公泰來。皆欲揮魯陽之戈。以挽白日之墜者。其文采皆炳炳烺烺。而皆不得見其集。故事跡僅見於史。而其他委曲繁雜之故。與處心積慮之微。皆落在蟲鼠口中。不可得見。安得更有留心文獻如茂才者。錄其遺文以示於人。使昭昭然如撥雲霧而見青天也。故既撮錄其文而復附論之如此。